

3385

SSS

宇宙風社月書第七冊

百學洲半田

朱 雯 著

宇宙風社出版

3385

M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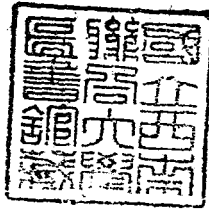
I266

7

宇宙風社月書第七册

百 花 洲 畔

朱 雯 著



3 1770 2938 0

宇 宙 風 社 出 版



百
 花
 洲
 畔
 朱
 雯
 著

序

自我學習寫作以來，算算日子，好像已經有十二三年的歷史；然而每當我檢點存稿的時候，總覺得胸臆汗顏，惶悚不置。天下應該沒有學不會的事，也應該沒有不會學的人，可是在我看來，我自己正是一個不會學的人，而寫文章便是一件學不會的事。經過十二三年的學習，縱然是天下最難的事也該早已學會，爲什麼我的文章還是寫得那麼穉弱可笑，那麼淺薄可憐？

常有許多新知故友，每當勸辦雜誌發行刊物之初，往往不棄菲才，徵及下走，這更叫我慚慙穀餼。即使我不自菲薄，竟然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然而下筆之初，總會陡然驚覺：寫什麼呢？論文小說？戲劇詩歌？還是小品隨筆？我不敢說會寫那一類的文章，更談不上擅長那一類的作品。於是我怨艾自己的沒有天

才，也痛悔自己的不肯努力，然而那是徒然的，直到今天，我還是抱着這一份無可彌補的遺憾。可是朋友們總是雅意拳拳，因此在這種殷切的督促下，也總不敢辜負他們的雅意；於是時而論文，時而小說，時而詩歌戲劇，時而隨筆小品，信筆所之，不計工拙，送給人家之後就什麼都不顧了。寫得一多，便有勸我編印集子的，於是災梨禍棗，也居然出版了若干種所謂『著作』。古人謂立德立功立言，乃是傳世不朽之業；然而我寫文章，既不存立言的妄念，也決無希冀不朽的野心，所以一任浮沉，不虞毀譽；間若謬蒙獎掖，或則猥荷郵政，那便使我受寵若驚了。

我寫文章，雖然自比爲戲劇中的配角，什麼腳色都起；然而暗裏自知：總以爲最難寫的乃是隨筆小品。所謂難寫，是說不容易寫得好。既稱隨筆小品，那麼信手拈來，似乎都應該是題材，信筆寫來，似乎都應該成佳構；其實不然，空虛浮泛，無病呻吟，都是隨筆小品易犯的毛病。因爲覺得難寫，於是乾脆不寫，所

以，不說假話，我之學習這類文體，算來還不到三年。『八·一三』以後，我從故鄉奔避出來，轉徙流離，跋涉萬里：自蘇入浙，自贛之湘，自桂徂粵，在生活上面固然是備嘗艱苦，在經驗上却倒是獲益良多。每見奇風異俗，名山大川，往往文思洶湧，莫可天闕，於是發為文章，纔寫成這些隨筆小品。二年餘來，想不到已經積存了幾十篇文稿。在廣西桂林時，曾將旅途雜記哀為一集，題曰『難民行脚』，交給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近檢存稿，尚可輯成一集，乃應黎庵先生之請，付宇宙風社梓印。題曰『百花洲畔』者，不過從全集中偶而檢出一篇比較風雅的題名，作為全集的總名而已。

這裏的文章，略以內容性質，分類排比。大抵第一輯中，都是感懷之作；雖不免空虛浮泛無病呻吟之譏，然而抒寫之時，要亦以抑鬱於中不能自己而作。尤以『書室遺象』一篇，寫我在桂林良豐時遙憶已燬的書室，『孤島大年夜』一篇，寫我在回到孤島後第一次過年的景象，都把當時的感傷情緒，全部納入文中；寫

來雖不免粗獷，然而及今讀之，尚有餘愁萬斛，會從字裏行間，突然躍出也。

第二第三兩輯，都是旅途雜記之作。猶憶離開故鄉以後，每到一處，輒將所聞所見，隨時記述下來；曾以『我們這一家人』的總題名，連續發表在長沙『中央日報』副刊上。但是大部文稿，已經編入『難民行脚』中；這裏所編的，乃是零星補記之作，所以並不啣接。其中『從桂林到香港』及『一年間』兩篇，還是在回上海後寫的。那時『文匯報』發行元旦增刊及周年紀念特刊，柯靈先生約我撰文，乃以這兩篇應命。『從桂林到香港』一文，記得在『文匯報』上曾連載三天；而『一年間』（發表時原題爲『一年來的作家動態』）一文，則發表後還見到竹內次郎君的日譯。但是『一年間』一文，原稿既未保存，剪報亦已遺失，所以編集的時候，曾經登報徵求，兩天之中收到三十多封來信，使我驚喜萬狀。我原想萬一無法找到剪存的拙稿，那麼祇有根據日譯，重寫一遍了；而現在則無須重寫，這都是讀者諸君之賜。在這裏我敬向他們致謝。至於文章中敘述到朋友名字

時，因爲行文方便起見，都未曾尊稱『先生』，希望朋友們曲宥。

第四輯是兩篇哀輓的文章；一哭亡女，一悼友人。亡女之殤使我無限悲痛，而友人之死又叫我愴怛良深。『殤』在香港星島日報『星座』上發表後，曾有不少友人來信勸慰；實則在此大時代中，這樣一個小女兒的殤亡，本也不值得如何悼惜，祇是爲人父者，總不免悲痛傷懷。我們現在安居上海，而那女孩子的遺體，則還埋葬在桂林北郊，風雨晨昏，羈魂無伴，死而有知，一定在責備她爸爸的太不慈愛了。

第五輯裏祇有一篇『局長』，文體略似小說，不過我是把牠當作散文寫的。當時我想用最客觀的筆調，描寫幾個危城中的人物，可是祇寫下這一篇，寄給望舒先生發表以後，就沒有接下去寫過，編在這兒，聊誌自己的疏懶云爾。

第六輯裏的兩篇，都算是雜感。雜感之難寫，當較小品隨筆爲尤甚。我之試作，完全爲了亢德先生的敦促。第七輯裏的兩篇，則都是序跋。序跋殊不易作，

所以我先後出版了幾種書，只有這兩篇序跋可以編纂在這裏。

編校自己的文集，一方面固然慚汗莫名，一方面却也有點兒沾沾自喜；姑不論文字的樞弱淺薄，總已把自己要宣洩的感情，要記敘的事物，一一留存了下來。反正是學習，也便不計文章的譴陋了。

感謝李，幫助我剪貼抄寫；謝謝一切鼓勵我寫作的友人，因為沒有了他們的鼓勵和敦促，我是連學習都沒有機會的。

是爲序。

廿九年四月十八日深夜。

目次

故鄉，我懷念着你！	一
書室遺像	九
孤島大年夜	二二
除夜感懷	三四
新年試筆	三七
×	
第一顆炸彈	四〇
一天的工作	四五
山村行乞	四八

上灘	五三
初冬的薄暮	五九
暗夜行旅	六三
百花洲畔	六六
×	
桂林浮雕	六九
秋陽下	七三
在赤坎	七八
從桂林到香港	八二
一年間	九八
×	
殤	一一一

悼公孫曼	一五
×	
局長	一九
×	
從假的到真的	二六
雜感試作	三三
×	
『中國文人日記抄』序	四九
『地下火』譯後記	五二

故鄉，我懷念着你！

連自己也夢想不到的，我會離開了故鄉，那麼長久，又是那麼地遙遠。足足有一年了，我從可愛的故鄉，狼狽地跑了出來，帶着惶急，懷着憂鬱，忍心地拋撇了一個用四五年的心力經營起來的家，就那樣像浮萍一樣地飄到了這個遙遠的所在。是的，真像一莖飄萍，毫無目的地在那陌生的土地上飄泊着，吉卜西似地飄泊着，而今竟然停滯在廣西的桂林了。講物質，我實在是一個幸福的人，因為在這樣的時勢中我還能夠嘯傲在以山水馳名於中國，甚至蜚聲於世界的地方，听夕陶醉在這麼美麗的山水間，讀讀書，寫寫文章，應該是值得自矜的；然而論精神，我相信自己是一個最苦痛的游子。像蟲豸一樣地啃着我，像石塊一樣地壓着我，像針尖一樣地刺着我的，是一種對於故鄉的懷念；這種懷念，連婆婦對於她

已故的丈夫，孩提對於他纔別的乳母，以及熱情的少婦對於她契闊的戀人，也難以比擬其萬一。然而我竟飽嘗着這種比藥石更苦的滋味，馴服地接受了命運所賜給我的一份極刑，而且已經是一年於茲了。

在這漫長的一年中，我的足跡印上了一萬里的國土。在每一處可愛的疆土上，都有我悠閒地或者是急遽地踏過的痕跡。我曾靜靜地默坐在富春江邊，望着對江隱約的山峯，被白雲吞吐地戲弄着，看沙鷗掠過蘆葦，穿進一叢茂密的柏樹，卻又撲撲地飛回江面，啣着小魚什麼的一下就溜走了；那邊撒着滿地的金光，是殘陽最後的情影，把一片片風帆顯得異樣的光亮，逗的三四隻小雀儘在風帆旁盤旋着，挑逗着，追逐着，在金色的光潮中升降。我會迷惘地泛舟於徽江，看朝霧鎖住了沿江兩岸的山頭，讓炊烟繚繞着一帶蒼老的柏木，聽遠寺一聲鐘磬，接着飛來了兩三條晨鷄的曉唱，村犬的閒狎，於是晨曦撥開了朝霧，把一些從山坳中漏了出來的光芒，微弱地灑落在松林篁叢上，一個晴朗的日子，從隱約

的梵雲，盪開了。江水在汨汨地流，微風鼓起了風篷的頸膀，推着我們的小舟前進，到來了一個被三面的高峯攔塞得沒有一點去路的地方，我以為走迷了水路，儘望着黝黑的山巖發楞，然而焦躁地划到那邊，祇是輕輕地撻過一點，便有一條同樣寬廣的江流伸展在我們的前面，就那樣，這小船也走了二百多里路。我會蹣跚地躑躅在百花洲畔，看寒風吹皺了一泓綠水，也吹禿了河邊的長楸，彷彿把環湖馬路上的汽車，也吹得格外疾馳似的。沒有游艇，沒有船娘，可是當我諦視着這一池滿鋪着漣漪的湖水時，我會神馳於一個暮春三月的季節：梭似的艇子在水面上浮，話盒子裏放着急遽的什麼『特別快車』曲，游客挈着情侶，船娘挑逗着單身的青年，色情的譁笑蕩漾在平靜的湖面，連小魚都放大了膽子，爭咬着偶爾掉落在水裏的麪餅糕點；然而，這樣的冥想，往往如閃電一樣地短促，一下子就給嘈雜的市聲驚醒了；原來在殘冬的南昌，嚴肅的現實已經改變了過往的一切！我曾孤獨地徜徉於嶽麓山麓；坐着湫狹的小艇渡過了湘江，在沙洲上印下了半尺

深的脚印，再坐一道甃子越過了沙洲以南的湘水，走一程路，便是長沙馳名的嶽麓。我祇一個人，蹣跚地踱着，快近山麓了，把脚步更放慢下來，踏着滿地的落葉，仰望着矗立在當前的山壁。多少的遊人僕着腰肢在爬，多少的遊人停在半山裏休憩，但我怕見那些絮絮地唱語着的遊伴（大多是年青的男女），便不想再往上攀，木然地竚立在那裏，驟然覺得自己已經相當地衰邁，幾乎需要拄起拐杖來行走了，雖然我也知道自己的年紀，比有些年青的人還年青。於是我感到一陣癱軟，無端地檢起一片殷紅的朽葉，搓着揉着，摔到一條小小的水溝中，看它悠悠地淌去，便也慢慢地走回來。而現在，我又停留在萬山重疊的桂林，無間晝夜地沈浸在大自然的美的懷抱裏，簡直陶醉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然而，不論在白天，在黑夜，梆的一響把我敲回現實的是，兩個發光的大字：故鄉！是的，故鄉，你叫我懷念得無法排解啊！

翻滾在客夢中的日子，真是快得驚人。從『秋老虎』的八月中旬離開了家，

在一個小鎮上過了三個月光景，聽着滿院的蟋蟀，從階下叫到了牀下；看着人家在怔忡的燭光跳動下，欣賞中秋的月明，而溫暖的友情使我暫時忘卻了流浪的痛苦，居然也強爲歡顏地湊趣。可是那樣的日子畢竟不很長，在一個殘秋的微雨的清晨，我又把一腔離愁，載在一條小小的划船上，吩咐秋水，載將西去。於是在南湖邊數着黑空中的幾點疏星，數着黑蛾蟻地擠動在嘉興車站上的人頭，等到子夜，車纔開走。到了杭州，西湖正在做夢，我們就期待着秋晨的第一縷光芒，而後倉卒地趕上了一條駛往桐廬去的輪船，衝過曉霧，直駛到一個傍山臨水的縣城。在那裏，我從圓通寺的山徑上嗅到了第一股初冬的風，檢起了第一片漬在霜裏的落葉，也從滿山的林莽中，感到了第一次陽光篩落下來的溫暖。可是沒有半個月，我又披着淅瀝的苦雨，裹着低嘯的寒風，給汽車給帆船載到了龍游，看了三夜的烏黑的天空，看了三天的急馳過去的列車，纔算搭上了連喘氣都覺得局促的車輻，載到南昌。南昌，這個給黃沙裹得緊緊的省會，已經滿是蕭條的冬景。

祇有一星期的逗留，就到長沙去看到了第一回的臘雪。然而不等積雪消溶，我又給一條運貨的地船帶到了湘鄉；在船上，度過了一個寂寞的聖誕節。於是在這個小小的縣城裏，預備安排一些苦難的日子。看日曆撕完，我們都像囚徒一樣地困居在一所面山偎水的屋子裏，剔着燈花，頑抗着不易忍受的寒意，讓孩子的夢囈擾亂我們懷鄉的遐思。用呻吟打發日子，以一種淒苦的心情傾聽人家過年的爆竹，漸漸地沈下心來準備作一個流浪的羈魂了。然而，當那鵝黃的柳眼洩露了三分春的消息的時候，我又從寂寞的山鄉來到這個美麗的場所。是那樣的奇怪的地方：在杜鵑花染紅了每一個山峯的當兒，金黃的桂樹也忘其所以地怒放着噴香的花朵；在蛙鼓競奏的月下，蟋蟀竟會引吭長鳴；在映滿了紅桃白李的池邊，鳳仙花也會伸出他小小的腦袋；沒有春天，可是終年是春天！沒有夏天，祇是滿樹的吟蟬，滿池的荷花，報告我們夏天已經到來的消息。而現在，浙瀝的霖雨又把故鄉八月中旬的天氣帶到了我們的跟前。噫，是整整的一年了，在那麼大的國土

上游移，遷徙，飄泊和流浪。然而，不論在花前，在樹下，像屢樓一樣地幻現在我的心中的，還不是我那美麗的故鄉？是的，故鄉，我刻刻懷念着你！

細數那一年的日子，多半打發在船上，車上，和猶豫未決的路上。當我自己感到沒有能力來控制自己的時候，我就把一切交付給命運。所以在這一程連我都覺得害怕的旅途中，我總沒有縝密地計劃過；我把舟車當作了家，把行旅當作我的目的，要不是隨行的還有我家裏的人，我竟不希望船上張篷，船伕打槳，隨牠在江湖上飄，飄；飄這麼一生半世的，不是也大有人在嗎？然而我畢竟不是一個毫無障礙的人，還得讓舟車帶我到每一個地點，而且在每一個地點照例要停留歇息；從居民不滿百家的小鎮，直到數百萬人口的大城，從一燈如豆的鄉村，直到電炬通明的城市，我都停留下來；然而在每一個地方，我都沈入了回憶的境界，在那種回憶裏，命運總跟我開着玩笑，把架空的樓閣晃在我眼前，把錫錢的黃連塞在我嘴裏，當我轟然驚覺過來時，一眼瞥見一方黃色的或者紅色的土壤，總要

無端地流淌出一兩滴熱淚；何嘗是故鄉呢？這種睜眼不見一個熟人的地方？然而像這樣流淚的日子，眼見得已經過去了一年，卻還有不少的日子要來到，直到我跟故鄉重逢的一日！不過那一日，我相信也不久會降臨的，祇要我耐心的期待着！

故鄉，願你珍重！

廿七年八月十六日，離家一週年，於廣西桂林。

書室遺像

在白天，在黑夜，像蟲豸一樣地啃着我，叫我忘却不了的是，我的美麗的故鄉。然而每次念及那個早已淪陷了的故鄉時，最使我於邑慨歎的，却是我那小小的書室。我是一個身無長物的人，但是我那小小的書室，却是一筆最可珍貴的財寶。失去的疆土可以收復，荒蕪的田園可以重墾，毀滅的城市可以再建，然而我那被燬的書室，我敢相信，實在是難以恢復舊觀的。

故鄉是一個小小的城市，我的家就在城市的東郊。那是一幢兩樓兩底，足夠我們居住的非常精緻的屋子。正中是一間客堂，左邊就是我的書室。客堂中鋪着整齊的方磚，書室中却是廣漆的地板。面南和面東，各有幾扇玻璃窗；面北一扇小門，通到隔壁的起坐室，東邊一扇通到客堂。所以我的書室，可以『控制』着

整個屋子。有時候來了客人，於是我就分別延入屋內；有的請他在客堂裏坐，有的請他到起坐室，再有的請他進書室；大概要看身分與情誼，而決定延見的場所。但是，當我在書桌旁的搖椅上回顧時，就可以看見那進來的客人，而走去延接迎迓了。

書室與起坐室的中間，隔着一重廣漆的板壁，靠壁放着一張柚木的半桌，上面供着一尊細磁的鍾馗。這是一件小小的骨董，花了不少的錢去買來的；而買到我家裏的時候，正是廢曆的端午。那樣精細的磁器，固然很多，可是鍾馗的造像，生平我祇見過這一個；全身祇有黑白兩色，看去非常清晰；像高不到一尺，然而那雙烏黑突大的眼睛以及那抹蓬亂的鬚鬚，已經活現出一個辟邪啖鬼的終南進士的面目。像前供着一個德宣的銅爐，兩旁放着一對白石的獅子。那些都是先父的遺物；尤其是那對小小的獅子，雖是近代石工的作品，而其雕刻的精細，也可說是少有的佳構。銅爐裏面，往往燃點着一盤揚州的線香，雖然未必如古人詞

裏所說的『龍鱗』『寶鴨』，『麝腦』『蘭烟』，然而那種清幽的陳設，也使我這個庸俗的蠢物，風雅了不少。

半桌上的壁上，掛着一幅改琦的絹畫，兩旁還有一幅陳鴻壽的對聯。這些雖都是清代的作品，但是爲了字畫本身的藝術價值甚高，我也頗爲珍惜牠們。七鄰畫的是一幅洗桐圖；畫着一棵桐樹，一個穿戴着儒服方巾的老者，兩個正在洗桐的童子；筆緻絹秀而工整，大類新羅山人的製作。陳鴻壽的書法，却正相反，那是奔放得厲害，因爲他是一個工於金石的人，善用鐵筆的。我之所以常常懸掛曼生的對聯，却是爲了他的句子頗足以作我的箴戒；那上面寫的是七言兩句：『立脚不隨流俗轉；留心學到古人難。』然而我的心境時有不同，因而這種佈置，也往往是在改變着的。有時候，我把七鄰和曼生的字畫一起摘了下來，換上一個和尚畫的立軸，以及俞樾寫的對聯。畫的是觀自在菩薩，作者是一個乾隆年間的和尙，我已不記得他的法號了。畫的是單色的工筆，可是一無俗氣，上面還

有一位居士『焚香沐手百拜敬書』的心經。曲圓的字，一例的古怪，寫的也是七言：『笑口三杯歡喜醉；曲肱一枕吉祥眠，』上聯的上端蓋着一個長方的印，那是御賜的好評：『寫作俱佳』。在懸掛這些字畫的時候，我把鍾馗的磁像藏了起來，換上一尊如來的佛像。那是我苦心經營的一件小小的產業。記得在十八九歲的時候，不知爲了什麼，我竟信起佛來。不僅看了許多佛經，寫了不少關於佛學的作品，抑且計劃着要造一尊好好的佛像。可是母親雖然信佛，她却不許我把佛像供奉在家裏，說是家裏太髒，怕要褻瀆了菩薩。其勢我不能公開的實現我這小小的計劃。然而如何肯放棄我的野心，於是瞞着母親，用一筆稿費來自己購辦。先去了幾斤檀香，然後到『成佛處』去雕了一尊佛像，像高也不滿一尺，是由整塊檀香雕成的；除了頭部稍施朱黑外，其他部分是一例的黃褐色。雕得工細異常，我認爲確是一件神聖的藝術品。佛像雕成以後，我便興匆匆地捧到了家裏，望客堂正中一供，那是某年歲除的事情；母親看見佛像既已請來，對於這個『既成事

實』，也就不再加以反對；到了元旦，便香燭輝煌地供奉起來了。

西邊靠壁，整齊地排列着四個書櫥，足足容納了幾萬本書。這是我書室中間最精粹的部分。靠北的兩架書櫥中，藏着的全是雜誌，從新青年以至於『八·一三』前新出的刊物，而且有幾種都是不缺一份的，譬如新青年，奔流，南國，文學季刊，文學，現代，宇宙風，文學月刊，水星，文叢，等等。因為一些後出的雜誌，大多是雜誌社贈閱的，所以許多比較偏僻而壽命不長的期刊，也總備有全份。這兩個書櫥是僱了工匠在家裏做成，在家裏髹漆，因而成本很大，可是式樣却都是由我自己設計的。書櫥分成兩節，上面三格，用玻璃的窗；下面三格，用木板的門；上面放着雜誌，下面看不見的部分放着一些古書。那是先父的遺產。這中間有經有史，有子有集，數量雖不多，但已夠用了。後來，我自己又添購了一些。我自己買書却專誠講究版本與裝幀；即使殘本，只要稍有價值，我也不惜購置。因為我自己覺得，在趣味方面，我是庸附『風雅』的；雖然我在別方面，

都蠢俗得厲害。往南過去的第三架書櫥，完全放着『叢書集成』。這也是我手起的產業，花了二三百塊錢。全部共有四千冊，就已出版的而言，數量亦已不少，一架書櫥本來排列不下，但是書室地位有限，再也放不下第五架書櫥，因而只能打開一部分的紙包，把書橫列，其他的書籍，還是堆塞在櫥中。這一部叢書，我認爲是知識的寶庫，尤其是趣味的寶庫，我已『發掘』了許多有趣的東西，記錄在札記的卡片上。（可惜這些卡片，已連同我的書籍一起火葬了！）尤其關於宋人的詩文，我幾乎全部看過了一遍，甚至校出了許多誤字和舛錯的標點，本預備請商務印書館在再版時訂正的，然而這些費了時間費了精神的『收樓』，也已經爲書籍殉葬了！

陳列在最北一架書櫥裏的，是一些新文學的書籍和西書，因爲我的趣味不同，所以藏書的種類至爲龐雜；純文藝的作品固然很多，然而其他關於社會科學的著作，亦復不少。西書方面，則大抵都是文學一類，這中間最可寶貴的是幾套

叢書，譬如現代文學叢刊，良友文學叢書，文學珍本叢書等，都是不少一本的全套，此外，尚有許多絕版的書籍，永遠不會再購得到的書籍；還有一些原著者贈送的書籍，也不容易重新得到的。西書中間，有一兩種正在翻譯：俄國庫布林的短篇小說集，和美國辛克萊的歷史長篇『曼納薩斯』。這些藏書，種類雖有不同，然而有一個相同之點：那是一律的嶄新。我個人頗有一點古怪的潔癖，素來不願意把書籍弄髒或者摺皺，即使是一本小小的期刊，當我閱看的時候，總是把書攤放在桌上，正襟危坐，決不用手搓弄，或者用手捲摺；及至看完以後，就用書桌上的那本韋氏大學字典來壓平，然後藏進書櫥。羅洪也會沾染到了我這點古怪的癖性，所以我家的藏書，決沒有一本破舊或皺裂的，有之，那是朋友們造下的罪孽。朋友們知道我家的藏書，往往走來借閱，我們素來抱定『至親好友，概不出借』的主張，然而一經朋友們啓口，又覺得怎麼好意思拒絕呢？於是非常心痛的借了出去了。朋友們大半知道我們那點古怪的脾氣，每次接過了書，照例約定了

歸還的日期，而且還說：『請放心，包管不會弄髒的！』然而在約定的日子，當我從朋友們手裏接過那些歸還的書本時，照例會發現幾條龜裂似的摺痕，捲起了的書角，甚至還有一兩點油漬之類的污點。朋友們笑着說：『沒有弄髒吧，是不是？』於是我們也笑着，然而苦笑着！

沿着西邊的牆壁，放了四架書櫥之外，尚有一方小小的隙地，正夠安放一個公事櫥。這櫥共有十來個抽屜，是分門別類地盛着東西的。大抵文稿和信札之類，一起盛放在裏面；下面一個小櫥裏也藏着歷年來朋友們給我的信札。我有一個古怪的脾氣，對於任何人給我的信札，即或是一個短短的字條，也不肯輕易摔掉的。十餘年來，從沒有丟棄過一個信封一張紙，所以積到那時，數已逾萬；除了某一部分的信件藏在臥室內的櫃子裏以外，其他的都給存放在櫥中，而且，這些信件，我是常常溫理着的；在悵鬱的春宵，在蕭瑟的秋夜，往往把溫信作為消遣的方法。從那裏面，讀出了溫暖的友情，映現了活躍的青春，也會，當然

的，賺去了歡欣或者悲切的眼淚。

從西牆折往南面，放着一個斐几，那上面祇有一架四燈的無線電交流收音機。這是我們的良伴。在每次用餐的時候，總要開這麼一兩點鐘，聽着各電台廣播的樂曲，尤其在晚餐過後，一直到就寢，就毫不間隙地開響着，即使在伏案工作時，也祇把聲音旋得低些，却不會把牠關了的。我們覺得，一壁聽着低音的樂曲，一壁工作，往往會減却工作所給予的疲勞；非但不會擾亂心思，反覺得會增進工作的效率。我們最歡喜聽的是外國電台所播出的西樂；那種規律的樂音，那種顫聲的歌唱，彷彿絮語一般地盤旋在耳際，叫我們忘却了疲勞，忘却了厭倦，忘却了實生活中感受的痛楚。那種時候，羅洪往往在寫文章，我也在看書，或者處理着日常的工作，孩子們都給女僕帶去睡覺了，整個書室，不，整個屋子都已沉入了恬謐的岑寂；祇有溫暖的音樂，像一陣和煦的春風，迴蕩在靜穆的夜空。

傍着斐几是兩張書桌，擺成一個曲尺的樣子，一張面對着南面的牆壁，比較

很小，却也放上了不少的東西。一部開明版的二十五史，和一部商務版的佩文韻府，高高的堆放在那裏。入夏後，一架華生電風扇，也照例要放在那張書桌上。這是羅洪用的書桌，四五個抽屜中放着她的文稿和女紅。我的一張書桌是面對着西面的牆壁，非常寬闊，是紅木製的比較舊式的一種。沿着南窗的桌上，放着一口小櫥，上面雕着八個陰文的篆字：『陟岵草堂讀書札記』。這是我自己設計的；櫥內包含着十六個小抽屜，每一抽屜中放着我的讀書札記卡，合計已經記錄與沒有記錄的，大致有五六千張。記錄的門類很廣，可是關於歷代中國詩人的品評，却佔據了一大半；因為近一二年來，我專看歷朝的詩集和詩話，除了有些材料已經寫入我的『陟岵草堂詩話』外，其餘的材料都在札記卡片中。在這小櫥的頂上，放着好幾種字典，中文的有辭源，辭通，辭海等，外國文的則有德，法，英，日的字典，此外尚有一部韋氏大學字典，因為容積和重量都不容許擱到櫥頂上，所以放在書桌的右角。書桌正中排列着幾件文房的用具：一塊圓形的端硯，雕着精

細的花紋，背後且有一幅山水的雕刻；一盒松烟，五六錠珍藏了幾十年的好墨；一個福建朱漆筆筒。那邊還有一個夾金鑲邊的玻璃小櫥，是亢德送給我們的婚禮，現在放着我們一對綠松的和一對犀角的私印；一尊五寸來高的白玉觀音，兀立在一座紅木的架子上。當我伏案工作的時候，往往要望那小小的佛像，彷彿她會給我靈感似的。

南牆和西牆的轉角處，又有一架正方的棊几，那上面也放着一架無線電收音機，可是這是一個直流的。當那個城市中的電廠，尙未放送白天的電流時，我就啓用這一架收音機。後來白天也送了電，於是這一架被遺棄在一角了。在那時候，我們的生活中，少不了無線電，因為城市中的低級趣味的娛樂，我們是不願意享受的；祇有無線電中每天播送的樂曲，纔是我們唯一的娛樂。

東牆的窗下放着一套柚木的傢具：兩張椅子中，夾着一張茶几。坐在這裏就可以望見書櫥上面的牆壁上疏落地懸掛着好幾個很大的鏡框，放着我，羅洪，琪

妹和孩子們的相片，都是十二寸的放大相片。也可以望見公事櫃旁邊的牆壁上掛着三張暉南田的山水尺頁。書室的中央擺着一張柚木的圓桌，四張花漆的圓凳。桌上鋪着檯布，跟着氣候的變遷，而更調檯布的質料和花式。桌上供着一個紅瓷的花瓶，間天由一個花園送來鮮花，所以，永不會看到枯憊的花朵。有時候送得遲了，我們便打電話去催；因為電話就裝在起坐室，一出書室就可以看見的。

就是那樣一個小小的書室，現在却給炮火燬滅了！在我離開故鄉的時候，十二分堅信着不會損害到這個平凡的家庭的，所以一點東西都沒有帶，就把整個屋子交付給命運了。然而命運這一次，却深深地欺騙了我！但是我又能怨艾誰？千萬萬的家，都被燬滅了，甚至千千萬萬的無辜的民衆，都給屠殺與侮辱。我們能夠一家人安然地出險，已經是萬幸的事；有一天擊敗了人家，這一切的損失，都可以要求他們來償付的。然而當我讀毛序始在康熙庚辰夏日所填的臨江仙，不免又有點於邑了：

『數本殘書何足忌？祝融忽學秦皇。一朝一炬盡消忘。豈能重購索？空自費思量。』
焚硯雖然常發憤，并書焚去堪傷。從今遺悶更無方；將何來下酒？一斗竟荒唐。』

孤島大年夜

黑暗塗抹着孤島的夜空，像巨蟒的火舌似的閃爍在遙遠天際的是：Cassian Smoke！那邊，矗立着高高的鐘架宛如跟吉訶德搏鬥過的風車，亮着霓虹燈的市招：紅錫包香烟；是 Ruby Queen 的烟枝呢，一枝枝地從紙包裏跳了出來，跳到最後一枝的時候，却給誰點上了火，噴着氤氳的烟霧；於是 B.B. 的蝴蝶，也在旁邊的廣告牌上開始飛舞，連怕人的鷹隼，也彷彿自遠而近地翱翔起來。天空被這些沒有生命的生物們戲逗着，嘲弄着，而牠却板着可憎的黑臉，道貌岸然地俯視着蠕動在地上的羣。羣，永遠是那麽擁擠的，那麽稠密的，甚至是那麽匆忙地蠕動在孤島的每一個角落；而今夜，一個不很平常的節日，更把蟻似的人羣攪得更活躍起來。一年的日子，在車輪下輾過，在烟霧裏飄過，在風浪中滾過

了。然而再有最後的三四個鐘頭，人們將怎樣打發呢？

花圈似地掛在夜空裏的霓虹燈大鐘，毫不疲怠地履行着神聖的任務，把時間指示給孤島上的人羣：八點三十五分！這一年的日子，給這大鐘爬贖了這麼些時候，而牠却還是貪婪地爬行着，滿想抓住宇宙間未來的歲月，一起納到牠懷中。於是那些排列在幽暗的街頭拍賣貞操的女子，在夜風裏嘆息了：又是一年！追贖不同的青春去得更遠更縹渺了！耳朵裏響着辨不清的侮蔑的笑聲，是對於自己連脂粉都不能掩蓋的衰老的嘲笑；却又聽到嚶嚶的啜泣，那分明是永遠得不到溫飽的自己爹娘的哭聲。而可怕的時間的黑手，却還殘酷地強拖她們進入於衰老的深窖。一年的日子，至少把一半浪費在男人們的暴力和喘息下；那種暴力和喘息，雖然明知是自己最憎厭的，然而時間如果把這種憎厭的心理當真從她們心上拂去的時候，她們又覺得未來的生活，更不容易應付了。所以即使在這樣一個節日的今夜，即使在祇餘三點餘鐘的今年，她們還是要在寒風中鶴立，用非常勉強

的微笑來拍賣她們這份最不值錢的商品。明天會怎樣呢？明年會怎樣呢？她們決沒有野心，決沒有奢望；決沒有控訴男人們對於她們蹂躪的胆量和要求，反之，她們祇希望得到男人們的暴力和喘息，甚至一種最不入道的蹂躪。每一個年頭，每一個日子，每一個時候，她們總給一種最會嚇人的東西脅迫着：那是，那是，生活！

給生活所脅迫的，還不止她們這一羣；立在街頭的女子。在堵塞着每一條馬路的人之狂流裏，多的是『無以卒歲』的窮氓！他們在馬路上急走，想典質，想告貸，想偷竊，甚至想劫掠。他們不敢看時間，因為他們雖然希望這幾點鐘的時間快快地溜過，然而又矛盾地希望這幾點鐘的時間能夠儘可能地延長。他們沒有忘記到家裏來催索過幾次的債主，也沒有忘記在家裏嗷嗷待哺的妻兒，他們必須在這幾點鐘裏面得到一點錢，祇要能夠應付過去的錢。於是靦顏地走進了當舖，把自己以爲最合用而比較值錢的東西典質了去，忍受高利的剝削，彷彿意外收穫

似的接受了從鐵櫥中搜出來的錢。在匆匆的歸途中，倒沒有忘記爲妻子買一雙襪列在地攤上的洋襪，爲孩子買一方吵鬧了幾天的年糕。這樣，他便高興地鬆了一口氣：哦，年關度過了！於是打了一點白干，三成高興七成感慨地喝起酒來；帶着幾分醉意，和妻子商量出去拜年的事。

也有厚顏地聆受着對方的呵斥，毫不放鬆地還是向人家告貸的人。他們可以典質的東西都沒有了，便忍受着饑餓，嘲笑，詬詈，辱罵，看壁上的時鐘，一分一秒地劃過，無論怎樣焦急又不能夠把焦急表示出來，像釘一樣地筆立在地上，用沉默用眼淚來感動對方的人，可是對方的耳朵祇落在低低地放送着流行小曲的收音機上，而對方的眼睛也祇注視着正在剔理茸毛的黃鶯，對於那樣一個求救的人，他覺得連辱罵的話都已經說盡了。然而這個流淚的石像却永遠兀立在那裏，最後大概會由出任斡旋的女主人，用比他所要求的數目小至十倍左右的借款打發他，同時男主人用對待無賴惡棍的手段把這個堅持告貸的人驅逐出去。這

樣，他就無可奈何地拋到人羣的洪流中，既匆忙却又茫然地去鑽撞他第二條『門路』。

這是多麼愚昧呢？把可貴的時間花費於聆受不必要的呵斥上！於是聰明的人，乾脆就偷竊了！在人叢中推塞着，在公司的陳列櫥窗前閒蕩着，而人家衣邊的鋼筆，頭上的帽子，手裏的錢包，都會飛一樣地溜走了。不到半個鐘頭，這些在他並不以為可貴的東西，却已非常尊貴地給當舖保管了起來。就那樣，他們會獲得償付債務，購置年貨，甚至新年賭博的開支。很僥倖地，他們祇有幾分鐘的並不勞働的勞働。

也有呼朋引伴，三五成羣的匪徒，在孤島的僻靜的角隅裏活動着，用生命作孤注，在寒風中期待着不幸的過客。他們穿着黑色的大褂，用呢帽遮住眉毛和睫毛，埋藏在衣袖裏的手，倒提着三四寸長的一根『勃郎林』；徜徉，蹀躞，徘徊，裝扮得若無其事的樣子。祇要覺得夠本，他們便會狠毒地下手。忘記了法

律，忘記了人道，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年富力強的人，他們會像餓虎似的撲住了作爲『戶頭』的過客，恣肆地劫掠和搜索。於是天下寧靜了，街燈在頭頂上睜眼，夜風在寬闊的馬路上廻旋，遠遠地傳來了嘲雜的市聲，聽去彷彿是殘夏的蚊陣。偶而有一輛也許就載着這些用生命來占卜運命者的汽車，急驟地馳過，夜風便像烟似的逃進了狹巷，溜進了窗櫺，把人家守歲的紅燭吹得直晃；是歡喜呢，是哀怨呢，紅蠟淌下了濟濟的蠟淚。『哦，什麼鬼風啊，這樣的厲害！』幾個攢聚在一起玩骰子的孩子中，有人便這樣地嗚嗚着。於是，正在香案前安排明天敬佛果品的母親，即刻咕嚕了起來：『是年夜了，爲怎麼咒神罵鬼的？想想自己的年紀，吃過了年夜飯，不是已經長了一歲嗎？』

已經長了一歲嗎？是的！可是有什麼關係呢？有些用最神聖的名義，出賣她們最神聖的真操的姑娘，她們却永遠是年青的。在今夜，她們又照例穿射在擾攘的鋪道上，出沒在不是爲喝酒而喝酒的酒店裏，不是爲旅居而旅居的旅館裏，用

花一樣的笑顏，去『嚮導』一般比她們更會得『嚮導』的先生。酒意薰紅了她們的粉靨，烟味麻痺了她們的輕睫，一個永遠是十六歲的少女，更顯得嬌嫩了。然而這是年夜啊，一種說不分明的輕愁，又像登徒子的手似的撫到她們的心上，叫她們偶然清醒了過來，想到破碎的家，以及比家更破碎的自己的身體。可是，真有一條登徒子的手，爬上自己的胸膊，拂去了剛才罩落下來的黑影；於是她們扇開花似的笑臉，用蛇一般的腰肢纏住了對方那隻太不安靜的胳膊，一半撒嬌一半發噴地灑脫了逃跑，然而老鷹攫鷄似的又給另外一雙粗大的胳膊抱住了。袒露的手臂上深雕着指爪的紋路，白皙的粉頰上亂印着淡黃的唇吻，就在今夜的幾小時中，她們還想施展她們最後的手段，以騙取沒有愛情的愛情。

像深山古刹的鐘聲，迴蕩在五色繽紛的夜空裏的是：江海關大鐘的九響！人羣仍然在馬路上流，奸詐，欺騙，和荒淫，佔領着整個的孤島。電影院張着巨蚌似的大口，吞進了無數的人羣，然而這又算得什麼呢？每一家旅館裏，不還是客

滿嗎？充塞在一個個房間裏的，不是鴉片，便是麻將，再不然還有混和着水汀熱氣的淫慾味。沙啞的嗓音，逼出了蘇三的供詞；而那邊，咕咕的笑聲裏，却漏出了不上調門的『妹妹我愛你』。聽去最悠閒的是疏朗地擊着桌面的牌聲，可是一陣么喝，一陣對於滿貫牌的讚歎，又把熱氣凝凍得十分緊張了。是年夜啊，那些沒有餘款來料理債務的人，現在却正在這裏頗爲寬綽地狂飲和豪賭；沒有精神來應付歲除瑣碎的，現在却正在這裏浪費着不必浪費的精神。祇有三個鐘頭了，他們都惟恐不及地找尋着各種的刺激，於是——

舞場裏流進了一大批舞客，賭窟裏流進了一大批賭徒，羣玉坊會樂里的粧閣上，流進了一大批已有妻子的丈夫，結過十次婚的處子。當Saxophone在幻變的燈光下開始奏出第一支華爾滋的時候，舞客們像劫掠的匪徒，搶住了舞星興奮地狂跳。樂律在腳跟上廻旋，火奴魯魯的熱風溫暖地掠過每一個舞星的鬢腳。於是，用勁攔住了那條裹在太單薄的衣服裏的柳腰，一陣熱流通過兩個緊貼着的肢體，

他們便用了合乎旋律的音調，在那晃耀着的耳環邊絮語了：『*My dear*，這何嘗是凜寒的歲暮呢？』被最好的雕工雕出來的嘴唇，好像印板似的壓在對方的肩膀上，一個個緋紅的嘴印便在玄色的外衣上顯現了出來：『老×，你不想起你的太太啊？』遙遠的鴿鈴似的笑聲，從眼波中飛送了出去。『沒有的事，沒有的事！』然而太太的微噴的粉頰，分明掩蓋在 *My dear* 的臉上了。然而，然而，這又算得什麼呢？今夜的功課，還祇開始咧！

還祇開始的是：賭窟裏的么喝，粧閣上的調情！相信命運和不信命運的人，同時在命運下打賭！他們的金錢，很容易地流滾了進來，却更容易地流滾了出去。金錢在桌面上跳躍着，骰子在碟子裏跳躍着，他們的心，也都在急劇的節奏下跳躍着。用一種人爲的力量來占卜不是人爲的事情，用一種不費精神的方法來賺取非費精神不可的利潤。在大除夕的今宵，他們好像都要贖回一年間的損耗似的，注視着命運的幻變；然而命運往往是一個美豔的妖魔，即使在今年僅餘的三

小時中，也會把人家手裏的財富攫奪完了的。

於是有人覺得還是到老七老八的粧閣上去調情了。在耀眼的燈光下，人們用金錢來購買着不值錢的鬻笑和不神聖的愛情。在任何地方都是錙銖必較的畜鬼，在這裏却變成了最寬綽的客人；平時聲色俱厲地訶責自己的女兒不應該跟男同學通信的父親，現在却跟和自己女兒相仿年紀的姑娘們廝纏着。紅木鏡台上的人造石小鐘在一分一秒地爬，而男人們的手掌也在姑娘們的身上一刻不停地爬着；想用手指來抓取花去金錢的代價，想用淫慾來挑撥孱弱衰老的感情。而那些蛇一樣的姑娘，也用對於父親般的孝敬，對於丈夫般的溫柔，對於兒女般的體貼來侍奉那些既非父親又非丈夫兒子的恩客。是年夜了，各人都在心裏盤算着：姑娘們盤算着獲得的纏頭，客人們盤算着獲得的愛情，而高燒的紅燭，時時發出噓噓的細響，彷彿叮嚀着粧閣上的客人，別讓溜走了這短短的年夜。

時間在霓虹燈的鐘面上爬行，BB的蝴蝶還是在黑空中戲逗着。人羣在各條

馬路上流；間雜在人羣裏的是：甲蟲似的汽車，慘白色的救護車，以及深灰色的刑事車。各種國籍的，各種膚色的，各種年齡的男女在交通燈的控制下奔走着。他們將到那裏去呢？孤島的四周密佈着烏黑的魔網，暫時給封鎖在這裏的人，已經連呼吸都覺得很侷促了。然而他們只需要一方囚錮着的土地，只需要找尋那滿佈在樂園到處的刺激。這裏多的是醇酒，多的是女人，多的是荒淫和無恥。而今夜，一個不很平常的節日，更把許多人驅到了街頭，驅到了酒店，旅館，電影院，跳舞場，遊藝場；他們彷彿要把全世界的生產數量一起消費似的找尋着快樂。於是有許多人犯罪了：姦淫，誘賂，詐騙，竊盜和殺人！刑事汽車裏載滿了預備送到牢獄裏去過年的囚徒，風似的疾捲了過去！於是排字房裏的工友們，便用鉛字來報告這一件件不一定會驚人的新聞。

然而，就讓時間在這樣的荒淫中溜過嗎？不！也有許多不甘心沉淪於魔窟裏的人，他們在偵探們的嚴密監視下，創造着民族復興的歷史。他們在孤島上苦

鬥，他們把生命置於度外，用最消極的方法來發洩他們的憤懣，他們的熱情。就像在今夜，這許多英勇的志士，早已分配了各人的工作，正在努力地分頭進行呢！他們在旅館裏商議，在茶室裏密談，在僻靜的寓所裏草擬了工作的計劃，在陋劣的印刷舖子裏催排着革命的傳單。他們注視着鐘表，因為他們不願意浪費一分一秒；即使是一個不很平常的節日，他們也不需要歇息，反之更想利用這時機，來完成他們沒有完成的使命。舊的中國固然在孤島上衰頹，而新的中國却在孤島上成長着；糜爛吧，孤島樂園裏的人們！當黑夜的雲霧從孤島上空消褪去的時候，這裏的景色總應該有一番大的改變的！然而烏黑的今夜，我們不能不兀立在擾攘的街頭，望着蟻似的人羣，以及飛舞於空際的沒有生命的生物，沉痛太息了。

這是 International 的都市——孤島大年夜！

除夜感懷

彷彿一場夢境，這一年的日子又在艱苦的流亡生活中逝去了。看着這一份撕剩一頁的日曆，心裏不免浮起了無限的惆悵；何嘗不是一個縹緲的夢呢，這個在我眼前逝去的年頭？時間永遠是一個謎：對於未來的日子，固然有點兒飄忽；便是過去的日子，看來也好像有點兒渺茫；甚至這個現實的今天，我覺得也毫無有把握。然而眼看着這一年的日子，竟毫無踪影地滑去了。能夠追牠回來嗎？我望着牀前的日曆，不禁感喟起來；可是去年的感喟，不是還在耳邊嗎？

日子在流亡中奔流，人也在流亡中生活着。看湘鄉的春雪，撒滿了對江的羣峯；良豐的荷香，迴蕩在相思江畔；看枯黃的殘葉，鋪飾着桂林的四郊；猛一抬頭，現在又看見孤島上的霓虹燈，晃出『Happy New Year』的耀眼的光芒

了。這一年，已經飛也似的過去，留給我歡樂，也留給我悲傷；誰能夠計算這一年中的經歷呢？夢一般地縹渺啊，這逝去的一年！

一年的日子堆在我身上，我總惴惴地覺得自己在蒼老起來。明知自己還年青，然而一年的風塵，我相信多少總累我蒼老了一點。朋友們說我比從前消瘦了，是的，不僅消瘦，怕還老了不少咧。因為這一年中的甘苦酸辛，這一年中的悲歡離合，確然逼我支付了一筆不小的代價。不過我總覺得自己是幸福的，因為縱然我削瘦蒼老，到今天却還能夠在這裏饒舌。而且是那麼悠閒地在抽着烟，慢慢地想着，慢慢地寫着；一年的幻夢在腦際升沉，一年的往事在筆端縈繞，而我還若無其事地抽理出這一條感傷的思路，恬靜地寫下我根觸的胸懷。怯弱的人有福了，因為他還能夠悠閒地生活；然而喧鬧的車馬立刻驚醒了我：這裏是樂園的孤島啊！

分明是一個版圖裏的地方，分明是一個年頭裏的日子，而幸福和艱苦，實在

太懸殊了。我還記得上一個今天，我們在湖南的湘鄉度過了淒涼的除夕。在那個小小的縣城裏，我們第一次過一回客地的年關：沒有熱鬧的人羣，沒有豐盛的筵宴，也沒有不夜的狂歡，我們坐在河濱的斗室中，聽滿山的松濤，鬼嘯似的吼着；河水汨汨地在流；祇有擊鼓似的爆竹，劃破了除夜的沉寂；間或還有一兩片欸乃的櫓聲，幽夢似地飄去了。然而我們的心是灼熱的，我們曾經追憶過去，幻想未來，雖然淒涼可是異常興奮地過了一次異鄉的除夕。那時候的情景，現在想來總如傳奇似的難信，因為現實的人語車聲，彷彿把我拖入另一個時代另一個世界裏去了。

祝福我自己，也祝福一切蝸居於孤島上的人們，因為這裏永遠沒有凜寒的冬天；連除夜也像春天一樣地溫暖的。不過，如果這場夢境也有醒來的一天，那我相信，對於現在的日子，也會覺得傳奇似的難以置信吧！

新年試筆

馱負着生活重載的一年，輕輕地溜走了；咀嚼這一年所留給我的悲傷和歡樂，心裏泛漾着不可言說的味兒。在我短短的生命史中，這一年的生活，的確留下了一個難以磨滅的痕跡。然而歡樂也好，悲傷也好，除了深鑄在心膜上的烙印以外，什麼都像烟似地溜去了。一份嶄新的日曆，懸掛在我書桌的跟前，鮮明的字跡昭示着我：這又是一個年頭的開始。這未來的日子將會給我什麼呢？我不禁又茫然起來了！不過一年來的流亡生涯，已把我磨鍊得相當的堅韌與頑健；受得起艱苦，也忍得住哀愁，縱然這些安排在我眼前的日子，也許千百倍地艱苦於過去的一年，我也相信自己能夠打發過去的。

當我在前年的新年，悠閒地執筆的時候，連夢也沒有做到過下一個新年，竟

會飄泊到遙遠的湖南；正如去年的新年，在湘鄉踏雪遊山的時候，也想不到今年的新年，竟會來到這個繁盛昇平的孤島。同樣的，我在此刻過新年，誰能夠說得定明年的今天，又會在什麼地方呢？一切是不可知，一切是夢似的飄忽，時間在欺人，命運也在捉弄着我。可是生活的意義，何嘗不是就在這種夢似的飄忽中呢？我並不把飄泊當作苦事，（世界上據說還有許多終身飄泊的人！）反之，我覺得飄泊的生活，甚至流亡的生活，也是頗有意義的。就說去年的今天，我們在那個小小的縣城裏，踏雪遊山；朔風呼呼地吹來，把那堆聚在地上的積雪刮到半空，蝴蝶似的亂舞了一陣，又復頹然地落下；我們並不怕冷，拉住了帽子的邊緣，踉蹌地在雪地裏行走，看一個個足印，留在銀似的山地上，彷彿看到了自己的不朽的事業，遺留在人間。那種快感是一時形容不出的！及至遊山歸來，我們便打了一點好酒，慢慢地炭盆邊喝着，讓沉默佔領了這個凜寒的空間，回味着家園的殘夢；聽滿街的孩子，在雪地上奔跑，呼喊，燃放爆竹，高唱不成腔調的

軍歌。甜蜜的幻夢破滅了，兩頰上塗了一點酒意，兩行淚珠，然而心裏是愉快的，因為在前面好像有一盞光明的燈，燭照着我這程艱苦的行旅。我歡喜多變的生涯，飄泊和流亡，纔是最有意義的呢！

而今却在這裏過新年了。歡樂和淫逸塗飾着這個多難的新年，有誰想得到：在國土的那一方，正張蓋着漫天的戰幕？流血，死亡，奔逃，顛沛，支配着大半個中國，而這裏，爵士樂却壓倒了受難者的呻吟，色情的狂歡簡直吞嚥了許多青年的志氣。是昇平的景象嗎？盜劫，飢餓，和殺戮，那是每天都有的事；好在新年的歡宴前，決沒有這類煞風景的變故；孤島的新年，畢竟在歡樂中到來了。

放在我面前的一年，於我是一個神秘的謎。帶着驚喜交併的心情，我將好好地安排這一天的日子。然而誰能夠逆料呢，這未來的一年？聽着滿街的市聲，我又覺得茫然起來了！

廿八年元旦於上海。

第一顆炸彈

昨天傍晚，家壁突然從上海回來了，他到我們家裏來，講起在上海目擊的日空戰，以及我空軍轟炸出雲艦的情形，我們都聽得津津有味。他說上海實在不能再住，因此冒險逃了出來；據他的推測，像我們松江那樣的城市，一時尚不致於有什麼危險，便是空襲，也因為沒有什麼重要的軍事機關，一時恐也不致於遭到。當時跟他同在我們家裏閒談的蟄存，也表示了松江尚可居住的主張。把我們近日來惶惶然的心緒，漸漸平息下去。他們走了以後，我們還聽了許多時候的無線電新聞報告，纔很安心地睡了。

可是今天又很早地起身。盥洗以後，我在書室裏寫信。突然聽到嗚嗚的聲音。像是飛機，但是飛機每天都有經過，有什麼關係呢？聲音響了起來，似乎就

在頭上，我便走出書室，到外面去看看究竟；抬頭一望，在清晨的白雲中穿飛着的，祇有一架飛機，很高很小，但是儘在盤旋，似乎在跟白雲戲耍；這樣轉了幾匝，又往西北方向飛去了。我便重新回進書室，繼續寫我的信。羅洪在梳頭，孩子們在吃早餐，大家沒有注意。

『是×機來偵察吧！』我一個人在那嚷着。沒有誰接嘴。

沒有多少時候，嗡嗡的聲音又響在頭上了。『事情不妙，爲什麼飛機儘在頭上呢！』是羅洪的話。

我也沒有理她。可是飛機是確確實實飛得很近了。我又走到外面，只見天空中仍然祇有一架，不過比剛纔的那架飛得較低，也在盤旋偵察。飛到東北角上，好像貼住白雲，停了幾秒鐘，然而就在這幾秒鐘後，那飛機突然斜削下來，經過我們的屋頂，發着呼呼的響聲。機身看得很清楚：翼上的紅點，裏面的人；我以爲這麼龐大的飛機一定爲了機件損壞而降落了。不料轟的一聲，這飛機又直飛上

去。等我知道了這是炸彈，急忙躲進家裏的時候，羅洪早已帶着哭叫的孩子們躲在客堂正中的方桌底下了。

於是機關槍聲，聯珠似地響了起來，飛機在頭上盤旋，槍聲也彷彿在頭上灑成一個個弧形，把子彈掉落在屋上和地上。我已躲進方桌下，拍着孩子們，告訴他們這是機關槍聲，不要緊的；然而轟的一聲，又是一個炸彈！我們都屏息地聽着，聽着自己的心跳。我幾次想衝出門去，可是幾次又縮了回來。我們的家，是在許多地方行政機關的中央，轟炸是非常可能的，要避免這種無謂的犧牲，惟有逃到城外，比較安全，然而機關槍聲緊密地響着，實在沒有一個逃跑的機會。我雖然聽着一響一響的轟炸以及接連不斷的槍聲，但是我又突然變得異常鎮定，異常果敢，我總不相信一下子就會那麼死掉的。於是靜靜地等待着，等待着×機的飛開，然而也彷彿等待着自己的滅亡，心裏掀起了無邊的矛盾。不過我又以為即使炸彈掉在我們頭上，竟然要犧牲的話，那樣的死，也應該是理想的痛快。

炒沙豆似的機關槍聲，夾着炸彈的爆裂聲，響了二十分鐘，纔漸漸地遠了。我跟羅洪在方桌下舉行了一個小小的會議，討論着我們應該怎麼辦。最後的決定，即刻出城，還是回到她家裏去吧。於是我們從桌子底下鑽了出來，沒有收拾，也沒有整裝，就那樣領了孩子，狼狽地跑了出去。

街上是人的潮流！奔跑喧叫詬罵哭泣，鬧成一片。這一個靜謐的小城，即刻騷動了起來。從未有過的劫難，竟會落到這個城市的頭上。想不到的！然而分明已經遭到了！我們雜在瘋狂似的人羣中，急促地然而默默地走着。經過蟄存家裏的門口，我們看見他微笑地看着流動在街上的人羣。

『逃到什麼地方去呢？』他這樣問。

『城外！』

『還不是一樣嗎？』他笑了，我們也笑了，然而一想到他昨晚的推測覺得也未必可靠的時候，我們纔又繼續趕我們的路。

到城外她的家裏略略休息了一下，我就打電話給家璧，可是好久好久公司中
沒人來接聽，想來接線人員也都已經嚇跑了！

——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的日記。

一天的工作

我們的生活，好像從平地墮入深淵，然而都很刻苦地忍受下來了。在故鄉，無論在物質上，在精神上，我們的生活是相當地舒適的，享受着一切都市的近乎奢華的器用，把孩子交給保姆，妻和我都有規律地生活着，看看書，寫寫文章；然而『八·一三』的烽火，無情地將那生活撕得粉碎；別說享受，就連日常的生活，也都得過異常艱辛。從早晨起來，就須準備去担受一天的工作。劈柴煮飯，都由我們親自操持；洗衣服，買菜，也由羅洪一個人担任。在故鄉的幾個傭人，因為不肯跟着我們趕路，而且我們自己也知道帶不起她們，所以離開那個故鄉附近的小鎮時，就讓她們回去了。在這裏，一切的工作，就全得由自己來做。從清晨到中午，大概是全無閒空的；直到中膳的飯碗洗滌完畢之後，各人纔算安靜下

來，於是羅洪看管孩子，我獨自躲到樓上去，繙譯那部德國作家列普曼所著的『地下火』。那是一部非常偉大的長篇，描寫着許多英勇的黨人，剛毅而縝密地進行着工作。我非常歡喜那本偉大的著作，所以在幾千冊的藏書中，祇帶出了這一本書，準備繙譯出來，貢獻給中國的讀者。

四點多鐘，我們就一起走到民教館去看報，順便再往山麓江畔去散步一會。孩子們是最喜歡爬山趕路的，每次帶着他們出來，總是跑着跳着搶在我們的前面。在江畔，大家蹲坐下來，遙望着風帆和遠處的嵐霧；在山麓，他們攔採着不知名的鮮艷的山花。直到傍晚的炊烟，一縷縷地搖曳在空中，而暮色也漸漸地罩闔下來的時候，我們纔踱回家去，又準備劈柴煮飯了，晚飯以後，孩子們就要睡覺，我們便在如豆的燈光下寫作看書。一天的光陰就那樣打發過去了。

然而有時候，因為懷念着故鄉的親友，所以常常到輪埠上去守候，看有什麼相熟的人？那總是我單獨出去的。在輪埠上等候着沒有一定時刻的輪船，往往耗

費了好幾點鐘的。幸而輪埠就在桐君山的對岸，風景很美麗，一點鐘兩點鐘的呆站着，也並不覺得如何厭煩。看鷺鳥盤旋天空，看殘陽掠過江面，看錯落的帆船，迎風疾駛，倒也趣味盎然。輪埠上有一家旅館，兼營茶業，有時站得累了，便進去喝一杯茶，凭欄遠眺，仍然可以望見輪船的進泊。但是，我往往一聽得嗚嗚的汽笛聲，就奔下去鵝候了。駁船靠近埠頭，甲板和岸上都已站足了人；等到繫住船纜，便起了一陣很大的紛亂，而我就從這紛亂的人羣中，找尋着相熟的人。然而，往往是失望的！祇有一次，我意外地接到一位從杭州下來的朋友，那是杜衡，這一天我是感覺到從未有過的愉快；因為在桐廬，我最需要的，就是兩個深知摯友啊！

山村行乞

離開桐廬，到了這一個小小的市鎮，原想雇舟直達衢州，可以由浙贛鐵路搭往南昌，豈知住了兩夜，依然沒有辦法。鎮上的船隻，不是已被政府徵用了去，便是躲在山坳裏不敢出來，停泊在徽江中的固然也有，可是都已載滿了箱籠什物，在這裏歇宿一晚便會離開埠頭。如果存心在這裏耽擱下來，本來就可以找尋屋子，好好地住下，無奈我們目標已定，一心想去南昌。如果這裏有什戚親麼朋友，或者有地方能容我們暫時耽擱，本也可以隨遇而安，多留十天八天毫無什麼不便，無奈我們住的乃是一家並不相識的鹽棧，所以住了兩晚，已經覺得非常煩躁了。

說來十分可笑，我們那天到這小鎮，天色已經很黑，人和行李一起下了汽

車，幾乎看不見一點光亮了。人地生疏，祇能問詢車站上的職員，問這鎮上可有宿夜的客店，因為四野裏沒有一點燈光，除了這車站上的幾個職員伏役而外，便連人也看不到一個。一聽他們的回話，我們可吃了一驚，原來這車站離鎮尚有一兩里山路，而鎮上沒有一家借宿的棧房。這個時候，這個地方，我們到那裏去歇宿呢？有老人，有孩子，能在這樣冷的夜空中露宿一晚嗎？立在昏黑的崇山中，我開始索索地顫抖了。顧不得冒昧，我就請求那個站上的職員，可否容留我們就在車站上耽擱；他說這裏晚上沒有人敢住的，我們是外路人，又有幾件行李，宿在這裏一定是萬分的危險，還是到鎮長那裏去商量，或者他有辦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顧不得什麼唐突了，便找了一個挑伕，要他攜行李領我們上鎮。攙着老人，抱着孩子，我們爬行着崎嶇的山路，夜風掠過叢篁，發出鬼嘯似的尖吼，大家都有點悚然。誰都沒有開口，祇跟着挑伕手裏那盞紙摺的小燈，彳亍地行走在向下傾斜的山坡上。遠遠地望見幾點燈光，那應該是市鎮了。再走一會，居然

到了鎮長的家；那是一個鹽棧，掛燈燃得旺亮，夥計靠着店櫃，正在望着來往於石庫門外的行人，看見我們進去，都瞪出了好奇的眼色，注視着我們。在門外踟躕了一下，終於我竟走去找尋鎮長，而且一下就給我會到了。我把一路避難的情形告訴他聽，也告訴他一點離浙入贛的計劃，最後請求他容留我們這羣落難的人們歇宿一宵。那是一個矮身材的長者，看來已有七十多歲了；那個胖臉，那撇安排在嘴唇四周的鬍鬚，以及那些橫列在雙眉上面的皺紋，都顯出他是一個忠厚的老者；果然他聽完了我的並不詳細的敘述，便一口答應了我的要求，即刻忙着吩咐廚子預備飯菜，吩咐僕役打掃房間，且把我們一起接待到了裏面的客室。對於這樣一個恩厚的長者，我們始終找不到一句最適當的感謝的話，惟有祝福他的健康而已。

在那位老者看來，救濟我們於他並無什麼損失，因為那月鹽棧據說每年獲利甚多，讓我們宿食幾天，所費實在有限，然而在我們受惠者看來，這種不必救濟

的救濟，簡直無辭以謝，祇覺得坐立不安，希望能夠早一天離開這種恩庇，趕我們預定的路程。所以每天留意船隻，那裏知道兩夜已經過去，船隻還是不能雇到呢？這個，不能不使我們因爲不安而漸漸有些心煩意躁了。

每天吃了他們特意招待我們的飯菜，便漫步到徽江邊，看有可以雇用的船隻沒有，半天半天的呆着，漸漸的從焦急期待的心理轉而爲悠閒欣賞的情緒了。江對岸是一列削劣的山峯，屏障似的俯瞰着奔流的江水；板着嚴肅的臉孔，好像又在監視着對江這個小小的市鎮，然而進出在這個市鎮上的山民，却天真地連眼都不眨一下，幾乎忘記了還有一列峻峭地矗立在江邊的層巒。江水滾滾地流着，駛載着沉重的船舶，以及在那些船舶上的更爲沉重的避亂者的哀愁，發着汨汨的呻吟，跟滿山的茂柏叢杉的嘯聲，奏着和諧的節拍。遠遠地望見幾點風帆，白鷗似的舐着山麓下的菰蒲蓼草；而那邊，半山裏蜿蜒地直淌下來的路上，蠕動着一兩個小小的黑點，是樵夫，是牧童，還有是悠閒地在吃着青草的牛馬。我們這樣的

望着望着，看着太陽掠過中天，墜落到西邊的山坳裏去，於是晚風拍着漣漪，我們蹣跚地歸來了。又是一天，焦躁的烈火重復燃燒在我們的心頭，怎麼辦呢，這樣一天天接受人家的賜與？然而也惟有等待下去啊！

廿七年六月梢，追記於廣西桂林。

上灘

船過嚴州，水勢湍急起來；船夫告訴我們，從這裏直到衢州，一起有幾十個急灘，航行非常費力，幸而風勢還緊，可以掛上風篷，然而也因為掛了風篷，我們的船更顯得危險可慮了。這一天的旅程，使我們得了一個上灘的經驗，但是這種經驗，我們實在不想再得，因為若不是睡着，（就是閉着眼睛都不行！）就會驚嚇得連心都跳蕩出來。覺得那種滋味，祇有彌留時的情況或者有幾分相像，平時絕不致於會有那種惶急的心情。你想，逆水行舟已經是如何的困難，何況這逆水又是湍急不堪？水並不深，而且清澈見底，從船艙上直望下去，祇見灘水面不到七八尺的地方，已經是嶙峋的石塊，然而在急灘的地方，那些石塊是如何的傾斜。因為水底不平，所以水面上也掀起了不平的水勢；有些灘口，底下的石塊竟

有一兩尺高低，於是那上面的流水也好像直瀉下來，發出很響的聲音，濺起很多的泡沫。遠遠的就聽到獅吼似的巨響，在夾岸的山谷中振動着，顯得有些沉悶，彷彿敲着一面用手指捏住了的破鼓；老遠的也就看見一帶滾滾的江水，決堤般的淌到下面來，蟒蛇的火舌似的噴着一長列白沫。船夫微笑地指着前面說：『又是一灘了！』便從後梢爬到棚頂上，把風篷弄得服帖一點，翻到船頭將風篷放低了三四尺光景，拿起竹篙，準備應付這番湍急的灘水。

我們的心却跟着鬱結起來，招呼老人，照顧孩子，第一不准大家亂動，要安穩穩地坐在艙中。我自己呢，而且作着平衡的工作；譬如風篷向左邊沉，船身也往左邊傾側的時候，我就爬到右面去，使它平穩一點；反之，風篷向右邊沉，船身往右邊傾側的時候，我又爬到左面去鎮壓。這樣，船還沒有上灘，大家已經萬分警戒着了。孩子們屢次想爬到船頭上去張望，却屢次被我們嚇進艙去，靜靜地蹲縮在角落裏，偷偷地望着小窗外的一方水色天光。

快近灘水了，在岸上拉繆的船夫首先么喝了幾句，聽不清是什麼話，也聽不清是對誰說的。只見船頭上的兩名船夫以及船梢上的老大都用竹篙插在水裏，狠命的往前撐。一竹篙下去，他們便把篙端頂在肩上，用盡全身的力量俯伏下去，這樣把身體直伏到甲板上。然後急忙爬起身來，再插第二篙，動作敏捷得異樣，只聽到哼聲，竹篙的鐵尖擊着石塊的錚錚聲，船夫摔到甲板上去的碰倒聲，跑步聲，以及沸水似地翻滾着的急流聲，然而水勢湍急，好久撐不過三灘。是初冬的天氣，我們穿着棉衣，還嫌西風太緊，貶骨生寒，他們却赤露着上體，還是渾身大汗；這工作連我這時候回想起來都覺得害怕，可是據他們說，這是他們常過的日子，一月中總有一半的日子要上這幾十個灘，所以，這隻小船終於昂起了頭，爬上這個急灘了。撐過了一兩丈路，他們纔抹着汗坐了下來，笑着對我們說：『還有急灘不少咧！』驟然地覺得有點顫戰，我剛纔流的一身大汗這時候反覺得濕潤寒冷了。

當夜在女埠歇宿。照例就在船艙裏攤開被舖，權充牀榻。天氣很冷，所以老老小小十個人擠在一個艙裏，也不覺得悶氣，這一晚，我做了許多怕夢，那些怕夢大致跟白天的經過多少有幾分關聯。糊里糊塗的醒來，同時在這個埠頭停泊的許多船隻上正發着嘈雜的響聲，好像都預備解纜啓碇；我從棚口探出頭去，一陣冷風劈面吹過，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急忙縮將進來，但已看清了天還沒亮，月在空中，抹着淡淡的雲霧，星光在江水裏發抖，附近的船上都浮動着怔忡的燈光以及幽暗的憧憧的人影，我問老大，這是不是開船的時候，他說是的，我們照例睡在被窩裏，聽船家拔篙，解纜，把船撐到江心，用櫓划動起來了。我借一點月光看看手表，還祇三點三刻，離開天明，至少還有兩個鐘頭呢。

就在這樣昏黑的時候，灘水的響聲又復傳了過來，我的心上，立刻像給熨鐵烙着似的又重又急，船夫把風篷掛好，又把繃繩理了出來，一躍入水，涉登彼岸；一方面又把竹篙擎在手裏，作爲準備。拉着划着，一忽兒又到了灘前。這情

景跟白天大不相同了。這時擠在灘水下的船隻總有六七條，每一條船上祇看得見一點豆大的燈光，以及一葉龐大的白帆，然而一片聒耳的喧噪——足以壓倒灘聲的喧噪，却叫人聽了就害怕。大家都在狠命的掙扎，希望越過這一重湍急的灘流，可是灘水既急，船隻又多，實在不容易上去。我從被窩裏鑽了出來，索索抖地站在船艙口，觀望着這樣紛亂的一片，心裏異常擔憂，因為我親眼看見有兩條小船，非但沒有上去，却反而順流倒退下來了。我們的船夫也用力的撐篙，擠在船羣中掙扎着上去，然而不幸得很，纜繩兜住了人家的風篷，我們的船身漸漸地傾側了過來，船裏幾乎進水，老大首先發急，趕忙招呼岸上的繃夫，但是人聲嘈雜，無論如何招呼不到，幸而情急智生，船頭上的一個船夫把纜繩從桅桿上扯了下來，一刀割斷，纔算解了危難，然而經這一割，船身又往那一邊彈了過去，幾乎翻掉，老人在後梢點住竹篙，總算支住船身，然而已經順流而下，倒退了一丈多路。恰巧後面有一條大船駛來，又像相撞的時候，幾個船夫一齊把船身撐了開

去，讓船身輕輕摩擦了一下，總算沒有損失。等到退在水流平穩的一角，把船停泊下來，一個船夫纔上岸去招呼拉纜的人。一切整理好了，預備第二次努力過灘的時候，天色已經大亮，一江星斗也已經伴着月亮沉落到江心去了。

這上灘的經驗，一想起來，還有點毛戴呢。

二十七年七月初，追記於桂林良豐。

初冬的薄暮

59

好容易爬過了幾十個急灘，這條小船停泊在一個叫作龍游的碼頭上了。本來我們預備一直開到衢州去的，但是一則因為上水急灘更多，那樣冒險地趕去實在有些心驚胆顫，再則因為衢州地方較大，要上浙贛路車一定更不容易，於是在龍游尚有五六里路的船上，臨時決定由我先在龍游上岸，去打聽西行的車輛，再作計較。當時我就坐了人力車進城，穿過一帶滿是林叢的曠野，我被載進了一個跟江南其他城市並無多大差別的縣城，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停車了。下車一看，原來是汽車站；大概這個拉車的苦力，沒有聽清我的說話。然而既已拉在門口，也樂得進去問訊一下。此時賣票房裏的人員彷彿很忙，我把要問的話，直截地問他，一個正在急急地寫着不知什麼東西的中年人抬頭朝我看了一下，便更簡單地

答道：『往衢州往金華的都有，就是沒有一定班次，沒有一定時刻，車到就開。但是如果臨時把車撥作軍用，那就根本不載客人了。你說，有些行李，那是不容易搭乘這種汽車的！』我把他的最後一句話，無意間咕噥了一下，便再坐上人力車，要他拉我到火車站。

從汽車站到火車站，人力車就沿着那條光淌的汽車路前進。那是在龍游城外，兩邊都是田野，一兩條清淺的澗流在黃土的田野間蜿蜒着，汨汨地發着清脆的響聲，彷彿情侶的絮語。而偶然有一輛滾足了滿身黃土的汽車，在旁邊閃過，便有一大團叫人睜不開眼睛的塵灰打從路面上急揚起來，慢慢地跟着初冬的風散到田野裏去。離城遠了，我就用心眺望著前面的鐵路，但是除了一個已經僞裝了的水塔以外，簡直找不到一點車站的痕跡。難道那邊蓋着三間茅棚一所低矮瓦屋的地方，就是車站嗎？懷着好奇的心，我終於給那車夫拉到一座瓦屋前面了。哦，原來這一所三間的小小屋子正是龍游的火車站。沒有待車室，沒有問詢處，

甚至沒有一個臨靠着月台的站房；站長和賣票員都在這三間屋子裏。我便推門進去，照例又把要問的話，直截地說了，那位年青的值班站長很和氣地告訴我許多話：『到南昌去的車子每天都有，大概在晚上九點過後，總會到來；但是到底在什麼時候從這裏開出，却無法預先知道。不過客人很多，傷兵更是不少，就怕擠不上去。而且行李不掛票子，要你自己攜帶上車，怕也不是容易的事。不過你若想到衢州上車，還是在這裏等車的好。這裏客人比較地少，像昨天晚上，竟然沒有一人，而客車裏又是那樣的空，即使你們人多，也還上得了車。』我很感謝這位誠懇地指導我的年青站長，當下我就決定去船上把人把行李一起接載出來，決心在這裏守候，說不定今晚就會給我們搭上了車。但當我回身想走的時候，那位站長却表示準備送我出來的樣子，我當然堅決地推住了他，不料他還是一路陪我走到門外，指着對過一帶茅棚說：『你們可以在那家舖子裏定個房間，免得深更半夜在露天受冷。那裏的房間最多四毛錢，別給他們「創黃瓜兒」。連日在這裏

等車住夜的有時很多，房價就不免高漲起來了。」我竟沒有方法足以表示我對於他的感激，只是頻頻地向他點頭，請他進去，我就遵照他的指示到對過那家舖子裏去用了四毛錢的價格定下了一個小小的房間。

因為認不得回去的路，只能坐了原來的那輛人力車回到埠頭去。在路上，我就瀏覽着四周的野景。看看初冬的殘陽已經爬過城市的上空，落到遠處的山峯背後了，一羣羣烏鴉也急速地在空中叫着盤旋着，彷彿在殘餘的陽光中舞蹈似的，我開始感到一點惶急，生怕時間不允許我再走這麼一程不短的路途。趕忙在城裏雇了幾輛人力車，到埠頭去接了人，裝了行李回到車站，把一切安排妥貼，已經是薄暮時分，車站和那個小舖子中，已經亮着薄暗的煤油燈光了。於是我們在這裏等待着載我們去南昌的車輛。

暗夜行旅

想不到在南昌，竟會留下我們的足跡。

當殘秋的夜晚輕輕地搖曳着滿天星斗的那一晚，我們這一家流亡的人，被浙贛路車載到了一個陌生的城市。這是南昌，這是一個新興的城市；崇高的車站矗立在我們的眼前，我們第一次踏進了這個城市的領域，一邊歡欣，一邊却又無端的害怕。歡欣，我們能夠從車廂裏安全地走了下來；可是害怕，這一個陌生的城市，我們將怎樣進去生活呢？然而比歡欣和害怕更使我們不能忍受的，那是疲勞！從浙江桐廬輾轉來到南昌，雖然在平時祇需一兩天，而我們却花費了一星期以上的時日；如果我們半遊覽地拖延着行期，那當然是非常安閒的行旅；其如我們都懷着焦急的心，挨餓挨凍地耽擱着：在徽江的急灘中，我們坐着小船，流着

一大汗，看船夫在急流中拉繹撐篙，好幾次叫我們變色戰慄，那不是胆怯，這一程水路實在太危險了。在龍游的車站上，我們坐了三夜，沒有法子趁車，看着一列列的車輛急驟地馳過，不是護送閩人家眷的專車，便是早已擠滿了傷兵的所謂客車，即使在月台旁停下，我們還是沒有法子搭上去。這樣，在小小的茅屋中居然停留了三夜，好運氣在第四天晚上竟給我們搭上了車。而在車上，又那麼蹉坐了一晚。所以到了南昌，我們實在不能夠忍受沿途所得的疲勞了。

一下車，第一件事情當然是找旅館。然而天，烏黑的巷子，陌生的路途，這麼晚的天色，到那裏去找呢？我把行李提出了車站，抱着一個最小的孩子，招呼家人都上了人力車，管他們拉我們到什麼地方去。過了一段靜僻的田野，望見一條齊整的大路，第一家旅館的招牌映入我們眼簾的是『華中』。好，就進去問問吧。賬房回說沒有，而且說各家旅館都早已客滿了。我又開始就憂起來，難道我們要露宿在街上嗎？雖然聽說遭逢這種災難的人，隨處都有，但是我們沒有遭到

過，而且，有老人有孩子，也怎麼經得起在街上露宿呢？一陣戰慄通過我的全身，我禁不住索索地震顫了一下，望望那些跟行李什麼的堆在門外車子裏的老人和孩子，我不能不憐地哀求那個矮胖的賬房了。賬房問明了我的來歷，竟然出我意外地替我設法了一個小小的房間。那是他們自己佔用的一室，向來並不出租的，現在祇收我很低的賃金，讓我們在此歇宿，這情誼實在叫我們感激。當時我來不及看那房間，急忙跑到門外去招呼她們下車，把行李寄存在賬房旁邊的儲藏室裏，興奮地扶老攜幼，跟着旅館的夥計走進那個湫隘的房間，不計狹窄，也不管鋪位不夠，便打開兩個鋪蓋鋪了開來。孩子們沒有洗臉，便已經呼呼入睡，發着不很清晰的夢囈了。

這一夜，我們都睡得很甜甜，沒有回顧過去，也沒有展望未來，祇願甜甜地睡去；因為幾天的疲勞，實在把我們磨折得夠累了。

百花洲畔

晨曦透進了東窗，我們都從甜夢中醒來了。是在南昌的旅舍中，屋子雖然狹窄，可是我們都很滿意地睡過了一晚。幾日來的疲勞，彷彿全給這一夜的甜睡趕走了去，孩子揉着眼睛，又在高唱不成腔調的歌曲了。

好像有誰催促似的，我們都急急地爬了起來，梳洗過後，胡亂吃了一點早點，我便出去探聽開往長沙的車子。那是一個晴天，然而風却刮得很大。地上的塵沙不分皂白地直捲起來，儘在空中打滾，好半天不見掉下；偶而有幾片黃葉什麼的，也夾在塵沙中間，叫人認做尋芳的蝴蝶，但是終於無力地飄落下來，急遽地滾走了好幾步路。我把眼睛眯成一線，急沖沖地向前奔跑，到了車站，却找不到問詢處的職員，等了許久，纔看到一個打掃月台的伙役。問他長沙去的車子，

什麼時候開行，他說沒有客車，兵車的時刻也沒有一定。我在車站上走了一匝，看到了一些在車站上宿夜的難民，以及凌亂地橫躺在月台長凳上的負傷同志，沒有辦法，只能失望地回來。經過汽車站，我又進去探問汽車開往長沙去的時刻，然而每一個買票的洞口沒有半個人影，祇有一張很大的佈告，告訴我一切的汽車都已撥作軍用，各路的客票早已停止發售了。沒有車輛，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去到長沙呢？在焦急的期待中，我們却看到了南昌的情況；每一個下午，我們躑躅在街頭，吉卜西似地流浪着，徜徉着，遊散着；簡直有點無可奈何的情緒了。

南昌是一個新興的城市，馬路是新的，建築是新的，一切的設備也都是新的。尤其在這個時候，各地的難民麇集在這裏，使這個新興的城市驚人地繁榮了起來。而繁榮的中心，無疑地便是百花洲畔。百花洲是一個圓形的小湖，略似西湖而沒有西湖那麼大。四周圍着寬闊的馬路，有着修潔的住宅，有着幽靜的公園，有着繁華的商店，有着雄偉的行營，構成了一個中心的地帶。湖裏的水是跟

西湖一樣地清澈的，也像西湖一樣地叫人留戀的，然而戰爭的惡魔却去了這小湖應該給予我們的快感。聽他們說，這湖裏有過精美的畫舫，有過妖嬈的船孃，有過一切並不比西湖遜色的設備。每當環湖的楊柳抽出鵝黃的嫩條的時候，這湖上便會流蕩着淫靡的笑語，抑揚的歌聲，以及滿含着色情的氣氛。成羣的遊客懷着不同的目的來遊湖，整天整夜地逗留著，却會得到相同的快感而回去。然而這個時候，除了蕭條的湖水，偶而飄載着一兩片枯黃的落葉而外，簡直沒有一些兒點綴。秋風緊了，湖面泛着漣漪，把落葉也輕輕地推動着，然而有什麼痕跡呢，過去的春天？鬧市裏傳來了喧闐的人聲，這是生之叫喊吧？我這樣想。公園裏滿是防空壕，也沒有一點悠閒的空氣。因為這百花洲畔，已滿是流亡者的足跡了。

桂林浮雕

在桂林，我還祇住得四個多月。你要我報告一點這裏的狀況？好的，我現在就寫一個粗略的輪廓給你。

從湖南長沙出發，一路可以坐汽車直達桂林。若乘公路車輛，則須在黃沙河就攔一晚。黃沙河是一個小小的市鎮，屋舍不多，居民也少，但是一種整齊有秩序，淳樸有紀律的光景，完全看得出來。大半的壯丁，都已應徵入伍，有的已經開赴前方。有的還在後方訓練；而少數沒有被徵去的壯丁也都穿着灰布的制服，精神飽滿地在田間或者店舖中操作。我們所借寓的那家客邸的主人，就是一個典型的壯健的伙子；他很明白當前的局勢，他很明白抗戰的情況，一閒下來就跟我們談着這些似乎與他身份頗不相稱的說話。然而我們覺得很高興，因為在這裏，

全面抗戰的局面，確確實實已經展開了。

從黃沙河到桂林的汽車，四五小時就可以抵達的。這一程短短的汽車路，完全在青山夾峙中。愈近桂林，愈可以看到層巒和疊嶂；那些山嶺，跟在其他省份中所見者不同。浙江的七里瀧旁的山峯，江西的廬山，湖南的衡山嶽麓山之類，無論高峻與否，其山麓總是很大，而且往往綿互至數里之長；假如岡巒重疊，則一帶多山的地方，簡直找不到一片廣漠的平地，而在桂林，却截然的不同，山峯儘管很多，但每個山峯均自獨立，其間容有山脈相通，然而山峯間的空隙，都是一片片的平地。所以每一個山峯，看去彷彿是給人工堆築上去似的，非常奇突；而且石質又與他地的相異，嶙峋多姿，奇僻可愛。到了桂林，仍然是在羣山環峙之中：不要說城外都是山峯，便是城裏也有高峻的山峯在。但是因爲山麓不廣，所以那山峯周圍，照例還是平地一片，一點不像廬山的牯嶺或蓮谷等地方。

桂林本是一個小小的古城，自從作爲廣西省會以後，便開始物質方面的建

設，到而今城內外都可通行汽車，而街道整潔，屋舍儼然，在在皆有近代化的特徵和優點；同時，教育的興革，民團的舉辦，以及民衆的各方面的訓練，都使文化向來被視爲比較低落的廣西，漸漸地滋長進步起來了。尤其在全面抗戰展開以後，這裏已經動員了許多軍隊，許多民衆，如果用數字來計算，這數字一定會叫人相當地吃驚的。然而目前還在徵兵，目前還在訓練，最後勝利一日未曾獲得，則戰士的補充，是一日不稍懈怠的。

這兒的男女都穿灰布的制服，除了穿着草青色的軍服之外。從省內最高行政長官，各廳處職員以至於所謂『販夫走卒』之流，一律穿着灰布制服。便是女的，譬如職員學生之類，亦皆制服制褲，而且一定還戴上一頂制帽，與男人毫不兩樣。初到此處，我很吃了一驚，以爲統通都是卒伍；後來知道，各人身份不在服飾上分別出來，可使不平等的現象，於無形中消弭了去。其次，每一條街頭時時有這麼一大堆人麤集在一起，我初以爲發生了什麼岔子，走近一看，纔知道大

家在看著壁報。這些壁報，都是各機關各學校編製的，完全是很通俗的文章，用毛筆寫在湘紙上面，便引起了這麼多的不倦的觀眾。這一點，我也感到異常驚奇。在別處，編製壁報是常有的事，然而常常有那麼多的人踰立閱讀，倒很少見。從這兩點看來，朋友，我雖然不想再寫下去了，而你一定會得到一個桂林乃至於廣西的輪廓似的印象，是不是？

秋陽下

當朝陽撥開了夜幕，惺忪地爬上嶙峋的山骨時，嗚嗚的集合號音，已經在薄寒的晨風中迴蕩着了。這種慣有的號音，照例會給我一種驚惕，叫我起床，賜與我一個新的日子，一份新的工作去安排；然而今天的號音，却格外給我一種新鮮的憧憬，那是因為我在聽到號音的一剎那，驟然想起這次的集合號音，不是升旗，不是早操，也不是其他的集合，而是預備整隊到公共體育場去參加桂林各界擁護國聯大會的民衆大會。於是我即刻離開了臥室，急匆匆地跑到集合的所在，可是同學們已經整好隊伍，正在聽取軍訓官長的訓話了。我便踏着微濕的草地，走入了排列在學生後面的教員隊伍裏，沒有注意那位站在柏油髮黑的木台上正在說話的官長，却祇是瀏覽着這幅浸沉在晨曦中的美麗的风景。不說一句謊話，這

晨景確實是美麗的。柔和的秋風，挾着一兩片飛舞的落葉，拂到高出在牆上的芭蕉，瑟的一聲墜落下去了，於是顛頭的芭蕉葉上，搖出了幾十點閃亮的金光；早起的小鳥，從樹枝上彷彿掉落似的墮到了圓桶形的琉璃瓦楞間，蹣跚跳跳的一下就躍上了瓦頭，轉動着靈活的腦袋，吱吱地叫着。忽然一聲『立正』，把我從悠閒的欣賞空氣中拉了回來，定睛一看，一列深灰色的隊伍，已經在開始蠕動了。

跟着學生的長隊伍出了校門，向左轉入一條寬大的馬路。這時候，除了匆匆地挑着菜蔬什麼的擔販，以及懶洋洋地挽着空車的人力車夫，竟少見有人在馬路上行走。偶然在半開着的排門中，探出一兩個腦袋，便望着我們竊竊地私議起來。於是一些赤露着上體的小孩子，打從大人的腋下鑽到了門外，立在梧桐樹下望着我們嘻笑。秋晨的陽光從葉隙間篩落下來，綿弱無力地塗在水泥的鋪道上，又有幾支小鳥從樹枝飛上了人家的屋簷。我們在十字街口向右轉，走入了一條穿貫全城的馬路；那裏比較忙迫，汽車拖着淡藍的尾烟，從隊伍的旁邊閃過了，一

輻輳地發着突突的噪音，我們不去理會這個，儘向目的地前進，在一條又路口轉了彎，便望見兩個高高地立着的無線電架，這是體育場了，我們從一個最近的邊門裏進了場。

陸陸續續地，跟我們一模一樣的隊伍從各個邊門裏走了進來，在廣場上站定了。大家不作聲，兩個播音器正在播送着抗戰的歌曲，時不時夾帶出一些炒沙豆似的不很純粹的噪音，逗的那些小學生們譁笑了起來。秋晨的大陽從那邊山頂上冒出了一個臉，照例又將他的光線直射到地上，於是有些人把制帽移在手裏，遮擋着，揮扇着，望着零零落落的幾塊浮雲，彷彿希望它們推過去擋駕；然而眼看着寬闊的天空，儘在洒落殘秋的悶熱；幸好抑揚的樂曲足以慰藉他們，而空襲的餘驚又使他們異常的憤慨。於是有的人在低低地附和着抗戰的歌曲，有的人更在竊竊地囁囁着：『太陽還抗不了，還抗什麼××呢？』成千的人就受着秋陽的曝晒，一點沒有怨艾的神情；先前露出煩躁樣子的，現在也馴順地竚立着等待開會

了。

這時候，衆目睽睽的主席台上還祇有三五個佩着徽章的人，看來是不會就開會的。我便望望四周的山頭，蒙着一層霧靄的薄紗的山頭，或者看看那些打滑梯蕩秋千的孩子，彷彿一個生客似的只顧瀏覽着，覺得頗有興味；然而眼前的美景又使我憶及被毀的家園，驟然感觸到自己正是一個流亡的游子，心頭即刻浮上了痛苦，不自禁地低下了頭來。隔了一會，播音器靜止了，只有炒沙豆似的爆聲。我從沉思中驚醒，抬頭望主席台，台上的人站成了一個半圓的圈子，在許多深灰的制服間，摻雜着幾個穿着草青呢制服掛着斜皮帶的人，無疑地是正式開會了。於是播音器裏報告着一個個節目，以及一位先生的演說。『擁護國聯大會……切實制裁……帝國主義……』一個個洪亮的字眼，印上了成千人的心，好似針尖一樣地深深穿刺了進去。悶熱的秋陽已經失却威脅的作用，成千人的心，此刻集中在一個問題上：如何利用國際的力量，來制裁這個不共戴天的仇人？

然而演說者祇有這一位，大會就此結束了。大家失望地把頭低垂了下來，憤怒的火燄，却仍然在每個人心裏邊燃燒着，無數從報章上看到或者自身經歷過的暴行，這時候全都泛濺了起來，加增了敵愾。大家相信今天的大會，如果真有外國人參加的話，他們一定會被感動的。在熱烈地高呼口號的時候，我覺得那種洪亮的聲音，實在是太偉大了。

皚皚的秋陽已經爬過了山頂，這個深灰色的隊伍，開始在秋陽下蠕動了起來，又從各個邊門裏流泛了出去。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天，我相信永遠會記着的。

在赤坎

太陽滑過了廣漠的原野，黑夜開始佔領了這塊南國的樂園。是的，樂園！這裏沒有戰爭的火藥味，看不見飛機，聽不到槍砲，甚至嗅不出一點不平常的氣息。整齊的屋宇到處都是，白墻的粉牆，殷紅的瓦片，碧綠的窗櫺，怕什麼呢？是中國的土地啊，可是沒有中國的國旗。巍然高聳的巨廈，飄着冰淇淋似的三色旗；天空光潔得連鳥兒都沒有，別說叫人心悸的殺人的飛機。就爲了這樣，這裏更成爲四方人士避難的好地方了。

黑夜接着白天，各式各樣的汽車奔湊到這裏，於是各式各樣的旅客從車廂中爬了出來，灌滿了許多條平坦的街，各家富麗或者陰暗的飯店。甲蟲似的流綫型跑車裏探出了一個禿頂的中年人，筆挺的西裝上看不到一點旅行中應該獲得的塵

灰，光潔的臉龐上看不見一絲疲勞和倦意。左手拄着手杖，右手牽出一個類乎妖魔的女人——血紅的嘴唇，血紅的指甲，血紅的兩頤，楊柳似的腰肢扭動了一下，捉住了男人的胳膊，一蹤跳下了車廂，叫人就心那根太細的高跟，支不住這一番急激的顛壓。於是他們開始計劃着如何搭船到海防或者香港了。

從半舊的大卡車裏擠下來的是：一些飽受了旅行的辛勞的旅客。他們的家庭大率不很簡單：中年的夫婦往往跟着一大堆孩子，甚至還有一個不合時宜的母親，唧唧喳喳地嚷成了一片；鄉曲的女傭照顧不了太會吵鬧的『少爺』，常常使一心在照顧行李的主婦回頭來責罵。男人把行李一起卸了下來，便像蝴蝶似的在旅館裏穿梭着，找間適當的屋子，不要太擠，又不要太貴，住得不要太高，廁所又不要離得太遠。自己找定不算，又到門口去招呼太太上來，留著老太太和女傭看管這一大堆孩子。等到太太同意了，纔把住的問題解決下來。接着就要商量如何吃飯和怎樣多加牀鋪的事了。

也有一些既非閩人又非難民的旅客，單身獨體的居然出現在這個薄暮的街頭：那是機關汽車的司機。他們在這一趟旅行中賺了一筆不小的意外錢財。想不到從內地開出的空車，兜搭了一批不惜化用百來塊錢逃到這裏來的難民，於是儼然彷彿一個暴發的富翁似地闊綽地生活起來了。他們在一家大的酒店中定下了一個不小的房間，洗了臉，便急急地出去添辦一些與他們身份絕不相稱的服物。不到一個鐘點，他們都已西裝革履地安坐在什麼酒樓上喝着老糯米酒了。

烏黑的夜幕落了下來，大寶石酒店的門口亮起一大排電燈，西餐室裏響着低低的樂曲。『哦，是Fred Lawrence的Honolulu Moon咧，Darling，你聽！』妖魔似的女人停住了那隻已經放入清湯反米也裏去的湯匙，側望着那個禿頂的『上等』人』不勝其媚艷地低語着。於是那個男子把一口Homeward Bound的濃烟從鼻子從嘴角裏流了出來，在他們中間築了一道淺灰的幃幕，可怕的血紅色暫時給這道幃幕蓋住了，然而當那妖媚的眼波又復飛射到他臉上的時候，這一重輕蕩

的淺灰卽刻消褪了去。於是在華爾滋的舞曲中，他們交換着談笑，交換着風情。『喝乾這一杯吧，愛！』一杯Damiani咕嚕嚕地直嚙了下去。天下不是還很太平嗎？南國的樂園永遠是春天呢！

從桂林到香港

一， 爲了孩子

幾天來興奮得很，也忙碌得很。從清晨起身以後，便忙找朋友，吃飯，談天，這樣總要到夜半纔回住所。因爲近幾天來，華南形勢和粵漢北段的情況比較緊張，許多原先停留在那裏從事文化工作的朋友，逐漸來到這裏；於是寂寞的桂林，頓時熱鬧起來。今天上午我就陪了憾廬去廣西印刷廠接洽『宇宙風』出版的事，下午跟巴金談起是否要把『文叢』和『烽火』復刊的問題，晚上又和楊朔、林他們談了一會天，預備當夜寫信給子愷，約他星期六到桂林來相聚，因爲聽朋友說，魯彥他們都要在日內到這裏了。回到住所，纔祇八點多鐘，這是近幾天來少有的事；不料坐下不久，一位朋友來找我了。他告訴我明天有便車往廣州灣，

勸我跟他一起到香港去。對於離開桂林的問題，我們本來已經討論過幾次，那位朋友大概知道我們有過這樣的計劃，所以一有便車就來通知的；然而勝友如雲，我們却早已不再去香港的想法了。

『老兄，你怎麼忽然又想停留在桂林了？』那位朋友一半驚異一半失望地說。

『是哪，我們暫時不想離開了。你知道，原先我們爲了這裏太寂寞，朋友太少，因此常常想離開；然而目前這情形已經改變了。最近從廣州，從長沙，來了那麼多的朋友，他們都知道我們在桂林，滿以爲到了這裏就可以跟我們常聚在一起，而我們也常常望着這些小別的朋友，能夠早些來桂；現在正是最熱鬧的時候了，我們爲什麼先溜走呢？』

『然而，你說暫時不離開，那麼在原則上一定也想離開桂林的，是不是？不過老兄，你要知道，交通工具已經全部給統制起來，以後你想離開，恐怕找不到

交通工具來運用了。『那位朋友的鼓動方是相當厲害的，連手裏那支燃着的烟捲，也留下了半寸來長一段慘白的烟灰。』再說，你一家人也不少，而且都是女的和孩子，別說沒有車子跑不了路，便是有了車子也怕受不了擁擠吧。昨天的警報怎麼樣？跑得很累吧！』

孩子們的鼾聲此起彼伏地迴蕩在岑靜的空間，一個躲避空襲的慌亂的場面，忽然又浮現在我們的眼前：奔跑，踐踏，叫喊，呻吟，……尤其是孩子們的哭聲，連回想起來都叫人異常的心悸。朋友看見我不說話，便又鼓動地說道：『你即使再默在這裏，也不過每天跑幾次飛機而已。』（註：桂林人叫躲避空襲曰『跑飛機』。）

『跑飛機，跑飛機，總不至於整天跑飛機吧。那我還有許多時間去找朋友咧。』一種熱烈的友情劫住了我，『而且這裏有我的生活與事業！』

『算了，生活是跑飛機的生活，事業是抱孩子進山洞的事業！』向來在商業

圈子裏翻筋斗的那位朋友，居然譏諷起我來；當時我有很大的反感，然而我也明白這是他鼓勵我去香港的手腕，並非侮辱和否認我生活與事業的意思。於是今後如何把孩子們安放在一個比較安全一些的地點的問題，霎時又兜上了心頭。

『如果同去的話，請你們即刻準備，明天上午十點鐘開車。』朋友見我有踟躇的神態，便進一步地把具體辦法都宣佈了。

『恐怕來不及吧？』羅洪岔進了這一句話。

『那倒不會的，我們需要什麼準備呢？』我簡直幾乎決定下來。

『好了，那就這麼決定了，明天上午十點鐘！』朋友從座位上站了起來，邊笑邊這麼說。

把朋友送走以後，羅洪詫異地問我：『就這樣決定明天就走嗎？』

『是的，爲了孩子，我們不應該失去這個機會啊！』

二，再會吧，桂林

當南國的秋陽溫暖地照射着大地的時候，我們已經把一切行裝都整理好了，孩子們知道要去一個新奇的地方，大家都很高興，然而對於這麼一個恬靜的環境，他們却也有點捨不得離開。因為時間還充裕，我們又到幾個朋友那裏去辭行；只走了幾處地方，時間已經不早了，便回到寓所，等待昨天約定的車輛。

十點多鐘，一輛運貨卡車停歇在門口了。『是這輛汽車嗎？』我在門口囁嚅着，那位朋友從司機旁邊的座位上跳了下來，笑着迎接我們上去。自然囉，在這些日子裏，能夠找到一輛運貨的卡車，已經是不容易的事情了；何況我們人多，容量較小的車輛恐怕也裝運不下呢？於是照着那位朋友支配的辦法，我們把人把行李一起載上了汽車。來不及跟他寒暄，汽車就輾着滿地的秋陽，急驟地馳走了。

『再會吧，桂林！』我默默地說着，心裏泛起了說不出的離愁。在一年多的流亡生活中，桂林是一個最使我們滿意的城市；也是一個最使我們感到親切的城

市。九個月的旅居，給我們以無限的快慰。在這裏，不僅有秀麗的山水，不僅有質樸的風俗，而且最重要的還有不可抑遏的抗戰的熱情。假如桂林真有被攻下的一天，我相信桂林乃至廣西全省的民衆是決不會被屈服的。然而眼見着這個親切的城市，已經漸漸地離遠了。原先我覺得在桂林太寂寞，現在我以爲自己太自私的可笑了。桂林縱然沒有我個人的摯友可以喝酒談天，然而到處都是英勇的建國的戰士，我怎麼反感到寂寞呢？離開了桂林，也許纔感到寂寞吧！我望着高插在公路兩旁的峭削的亂峯，以及被捲在黃塵中間的趕墟的民衆，忍不住這樣喟嘆起來；然而一個無用的人，終於被這輛運貨的卡車，愈載愈遠了！

在車上，我們都沒有說話。孩子們被這程崎嶇的山路，顛簸得眩暈起來，頻頻要想嘔吐；先前那種天真的興致，已給這段艱苦的行旅趕跑了。那位朋友的眷屬，也疲累地塞在箱籠什物的空隙中，默默地打盹和冥想，祇有我，冒着撲面的塵沙，瀏覽那急遽地向後退去的景物。看危峯峻嶺，掠過身旁，彷彿有置身於世

外的奇想。有時候爬上巉巖，有時候落入深谷，從寬廣的坦道，轉入湫隘的斜坡，每一個轉折，每一個場景，都予我以無限的快感。要沒有辛勤地趕築鐵路的民衆，蟻似地閃過我的眼前，我簡直忘記了這是一個什麼時代了。對於桂林的山水，我向來是歡喜的；想不到在電掣似的車行中，這秀麗的山水更有描述不出的美感。

車子在路上耽擱一下，所以當天祇能在荔浦打尖。那是一個小小的縣城，然而整齊修潔得可愛。我們在那裏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繼續開行，下午一點多鐘已經到達柳州；因為同行的那位朋友在這裏有點事情，所以當夜便在這裏耽擱；可是很不幸的：所有的旅館都已客滿，我們找了許多地方，結果只能在一個朋友家裏歇宿下來，就那麼非常侷促地過了一夜。

在這裏，我們寫了幾封給桂林朋友的信，報告我們突然離開桂林的事情；我們相信，這消息一定會叫大家驚異不置的。

三，山村夜宿

柳州在上一天遭遇空襲，給炸毀了幾幢房子，也給燒燬了幾家店舖，當然不免死了幾個無辜的民衆。我們到達柳州的那天下午，天氣好得古怪，曖曖的秋陽簡直亮得可怕，而且也叫我們煩熱得難耐。南國的天氣實在是不可捉摸的，沒有太陽的日子也許有點兒秋季冬令的意味，一出太陽却又是春天夏日的風光；可是現在的太陽，真叫我們就心，就怕在這樣好的天氣裏，飛機又要來轟炸了。幸而挨過了一個晴朗的下午，我們總算平安地睡過了一宵。等第二天拂曉，連晨鷄怕還在做夢的時候，我們的汽車却已經逃似的離開柳州了。

從柳州南行，仍然是一路崎嶇的山地；汽車像甲蟲似的爬過了高岡，越過了急流，穿過茂密的叢林，掠過趕墟的村落，拖着塵沙的尾巴，一陣烟似的在蔚藍的蒼穹下疾馳着。孩子們比昨天爽朗了一點，一路儘吃着我們從柳州買來的幾個沙田柚。中午在賓陽停靠下來，到一家飯館裏吃了一頓午飯；可是吃到半中，司

機就來催促我們上車，因為據報南甯正在被炸，這裏不久就要發警報了。

也許爲了我們的司機開得太急，汽車竟在半路上拋錨下來。這是離賓陽不遠的一個曠野，地勢比較平坦，可是滿地都是嶙峋的山石，看不見一塊已給耕植的田，然而我們的汽車再不能往前開行了。司機從座位上走了下來，忙着修整的工作；我也領了孩子們下車，在綠蔭下休憩了一會。望着遙遠的羣峯，不禁又懷念着親切的桂林。

羅洪仍然坐在車上，跟那位朋友的眷屬談天；可是時不時問我：車子有沒有修好？這樣耽擱了一個多鐘頭，馬達又發出匍匐的喘聲，據說就可以修好了。於是我們都爬回車上去，果然不到十分鐘，這汽車又拖着塵沙的大尾巴傲然地前進；不過原先預定到鬱林歇夜的計劃，在時間上恐怕已經不可能，好在走不到鬱林，至少可以到貴縣耽擱的。

然而事情又有出乎意表的，這車子在離貴縣八九公里的地方又停了下來。這

時候，天色已經不早，先前把人晒得煩熱的大陽早已沈落，羣峯周圍中的一個地方，漸漸地在黯黑下去，眼看着夜幕正在籠罩過來，大家已很惴惴於今夜到不了貴縣了。

『祇剩八九里路，無論如何應該趕到的。』一位素來默然危坐的老太太，這時候嗚嗚起來。

『想來總沒有問題的，汽車也可以趕夜路呢。』我這樣安慰着她們。

然而事實上却發生了問題！司機檢查機件，說是這一次的停車，只爲了沒有汽油的緣故。天，沒有了汽油，還有什麼辦法呢？我把孩子交給羅洪，自己跳下了車，和那位朋友商酌了一下；但是四野茫茫，有什麼辦法可以買汽油？司機也感到棘手起來，儘用鐵鉗敲着汽缸，發出錚錚的聲音，在叢山中又激起了清脆的迴響。他在思索，然而思索得出什麼啊？

遠遠地傳來了汽車聲響，一道白光從山坳間劃了過來，我們知道那是來往於

這條公路上載運東西的車輛，便想攔阻了它，央求他們借一點汽油，讓我們開到貴縣去設法。白光從遠處逼近了來，我們三四個人都準備上前去攔阻，司機又到裏面去掀着喇叭，表示招呼；可是那輛汽車是毫無顧忌的掀着喇叭，向前直衝，我們祇能胆怯地站到旁邊，讓它揚長馳去了。望着那道耀眼的白光，我們不禁戰慄起來，明知祇有八九里的路程；然而眼看着要在這裏歇夜了。

可是在這裏歇夜也有什麼辦法啊？沒有汽油，明天還是無法開去的。甚至到後天，再後天，一天天默在這裏，不是始終沒有辦法嗎？所以當夜我們主張派司機到貴縣去買汽油，那麼我們明天一早就可以開走了。

司機走了以後，我們纔死心塌地的爬上了車子，準備在行李堆中，就這麼蹣跚一宿一晚。然而人多車小，連兩條腿子都不能伸直咧。孩子們被一天的顛簸磨折得很累，沒有多久就在行李上睡熟了；而我們，却跌坐在漆黑的車廂中，無論如何闔不上眼。在這樣死一般岑寂的山村，我們生怕遭遇什麼不測的事；不是嗎，在

一年多的流亡生活中，關於朋友們的這類不幸的遭遇，實在聽到的太多了。聽山風迴旋在荒涼的原野，掠過叢林時發出鬼嘯似的吼聲，遠處又傳來了永不間斷的瀑布的急湍，混和地合奏着山村的夜曲；即使沒有破門而入的暴徒，聽着這種怕人的天籟，我們也有點毛戴了。

但是我們終於挨過了這樣耽心的一夜。第二天清早，我們就走下了車來；別說沒有早點，便是洗臉的水都無法取得。四周都是石骨嶙峋的山峯，看來沒有一滴可以飲用的水料！遙遠處雖然望得見三數家茅屋，可是那決不是四五里內的人家；再往蔗田裏找尋，不遠處居然被我們發現了一個小小的水潭，就這樣我們打了幾盆水，總算盥洗竣事了。不知是誰發起的：到蔗田裏去砍甘蔗，我們也就把甘蔗當作點心，胡亂吃了一陣；就在那個時候，司機騎了單車，把汽油帶來了。這一天，就在貴縣用午膳。

四，從赤坎到香港

從貴縣到廣州灣，實在祇有一天的路程，而我們竟在途中歇宿了兩夜：第一夜在鬱林，第二夜在遂溪，到第三天上午才到廣州灣赤坎。汽車畢竟已經損壞過，因此速率之慢，真是出人意表；加以在路上又拋錨了幾次，所以第一天祇能開到鬱林。第二天本應該到赤坎的，但是聽遂溪的朋友說，此去二十多公里的路程，不很安靖，還是在遂溪歇夜的好，於是這一段祇需一天的公路，我們却費了兩天多時間。

第三天上午九點多鐘，我們的汽車已經越過了海關的檢查，停在寸金橋外了。這是中法交界的地方，越過了這一道小小的水泥橋，便是法國的租借地；我們把汽車停在橋外，把行李運到了寶石大酒店；那是赤坎一家很大的旅館，裝璜和設備與香港幾家第一流的旅館差不多遠的。在這裏我們歇息了下來，吃了一餐比較豐盛的午飯。打聽旅館的帳房，知道太古雲南輪要到明天下午纔能開到這裏，這一天大家預備好好地休息一下了。孩子們經過了六天的旅程，總算還

沒有什麼病痛；這一天下午，就爲他們理髮沐浴；晚上，我們讓孩子安睡以後，又爲香港的幾家報紙寫了幾篇文章。

第二天下午又去打聽開往香港的輪船，據說今天不會到了，大概又要到明天。我們趁這機會，就在赤坎周覽了一下。這一個富有鄉村意味的城市，實在並不怎樣繁華。除了一些法國人經營的事業外，大抵是廣東人的市面，但還及不上廣州；可是在廣州失陷以後，這裏却驟然繁榮了起來；各處的人都到這裏來避難，也有到這裏來經商的，於是馬路上流動着稠密的人羣，各種店舖裏簇聚着陌生的顧客。一到傍晚，各式各樣的汽車擁出了各式各樣的人：流進了旅館，流進了飯店，流進了擾攘的街頭。高貴的太太牽着中年的紳士，在酒排間裏出現了；來一杯 Dubounet 吧，好辛苦的行旅！妖媚的臉龐上泛起了花似的笑渦，血紅的酒漿打從血紅的嘴唇裏流了進去。中年的太太拖了一大堆孩子，踏上一家小小的酒樓，先來一盆明蝦，然而孩子們又要吵吃什麼又燒包子了。唯有汽車司機們，

却在那邊悠閒地喝酒。他們在這一趟公事車中，發了一筆小小的財。你想吧，搭載一個避難的客人，他們就可以收入百來塊錢！到了赤坎，除了添辦一點與他們身份全不相合的衣飾以外，還不是應該到酒樓上來吃這麼一頓豐盛的酒飯嗎？霓虹燈劃着血似的紅光，赤坎的動脈在三色旗下急遽地跳躍了。

第三天下午，雲南輪果然開到這裏了。我們仍然一起雇汽車到西營去。二十分鐘以後，我們已經買到了船票，準備上船了。那是晚上七點多鐘，我們雇了一個小艇，從西營的埠頭開到雲南輪那邊去。天空黑得像墨，海水也幽暗得怕人。幾百條小艇橫躺在平靜的海灣裏，期待着上船的搭客；江心裏那艘巨大的商輪，睜着幾百隻光亮的眼睛，正在遙矚這個濱海的城市，我們的小艇就望着這座層樓汨汨地前行。划到船旁了，於是水聲，人聲，起卸貨物的鐵器聲，嘈雜地鬧成了一片。憧憧的黑影，在甲板上奔馳，起重機的長手臂，正在慢慢地卸貨；我們便在這陣紛亂中上船，總算把人把行李安排妥定了。

午夜十二時啓旋，於是眩暈，嘔吐，佔領了我們；黑夜追逐着白晝，我們始終沒有起身；在顛簸的艙位上，一路聽着海浪的咆哮，搖籃似地沉睡了兩天。一年來流亡的生涯，怒濤般的洶湧在腦際；桂林無恙吧，對於這個親切的都市，我們又悵念起來了！

於是我們期待着香港的來到。

一年間

一，亂離中的散聚

我們從南昌到長沙，是廿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事。在南昌等車的時候，滿以為長沙的情形一定比較熱鬧，朋友也一定來得多，南昌的那種寂寞樣子想來總不會有的了；豈知到了長沙，一切與我們所預期的差得太遠：市况固然並不蕭條，而朋友則一個也沒有找到。——到什麼地方去找呢？實在沒有一個總的樞紐，可以告訴我那些朋友們的住址。我們相信，朋友們在這裏一定是很多的；因為在刊物報章上常常看到朋友們的文章，也常常看到朋友的消息；然而我們成天在街頭躑躅，却始終找不到一個熟人；漸漸地，遺放在南昌的那份寂寞之感，又無賴地爬在心上了。

於是我開始爲長沙的大公報寫時評，寫了幾次，居然有一位朋友來找我了。那位朋友是湖南人，一向在上海從事文藝工作，但是我們却在遙遠的長沙初次見到他。從他那裏，我們知道了許多朋友的消息，也知道了一些朋友準備在這裏出版刊物的計劃。於是我們到力報館去找尋在長沙碰到的第一個友人，王魯彥。他連夢也沒有做到我們會跑到這樣遠的省份來，這高興當然是難以形容的。他把一路的經過告訴我們，我們也把怎樣到浙江，又怎樣從江西轉湖南的行旅講給他聽，使他非常驚異於我們長途跋涉的勇毅。當天因爲他尚有工作要做，我們便約了一個後會的日子，匆匆地分別了他。

還沒有到約會的日子，我們在一家西菜館樓上又遇到了魯彥。那是在晚上，一個畫報社的編輯在這裏招待長沙的文藝作家，不知是誰告訴他們的，也把羅洪和我邀了進去。我們去的很遲，許多朋友已在那裏等待我們了。在這一次的宴會中，我們又遇見了齊同，猛克，天翼，牧良；曹禺本來也在長沙戲劇學院教書，

這一天却沒有到。在宴會的中間，那位畫報編輯老實說明了請客的用意，而且命令似的指定我們在創刊號裏寫一篇文章，當時我就把這責任推卸在羅洪的身上。那晚我們與魯彥坐得很遠，沒有暢談；胖胖的齊同却關切地問起我們的近況，同時也告訴我們不久去貴陽的計劃。散席出來，魯彥跟我們在八角亭漫步，告訴我們茅盾已來長沙，而且黃源，雨田，君匋都在這裏了，約一個日子要我一起去看他們。我們因為另外有去湘鄉的意思，所以這約會到我們搬遷安定後纔實踐的！

二，「抗戰日報」的誕生

把孩子們放在湘鄉，請羅洪照顧。其時漢口大公報的副刊編輯陳紀濤約我們爲『戰線』寫些文章，（這意思蕭乾從沅陵來信中說起過的）而孟十還在編『大時代周刊』，也需要我們寫一些稿子，所以羅洪塾居鄉下，就潛心寫作，寄給『戰線』和『大時代』去發表。我一個人就帶了一點文稿，來到長沙。第二天早晨，

就跟魯彥去看黃源他們了。

那是一個陰曇的冬晨，雨田正在火鉢上煨粥，君匋和黃源還在盥洗，我們就圍着火鉢坐下來。大家交換着行旅的報告，歡快地訴說着死裏逃生的險戲的情形，却茫然於冗長的未來的時日。魯彥抽着烟，默默地彷彿在思索着什麼，大家突然沉靜起來，他却興奮地說話了：『我覺得在長沙這樣子默下去是太無聊的，我們總要做一點工作。』

『好啊，什麼工作呢？』黃源在臥室裏響應起來。

『沫若在廣州辦救亡日報，我們在這裏也來辦一個小型報紙，好不好？我覺得，長沙的報紙太糟了，你們瞧，那一份報紙夠得上水準的？』魯彥噴出一口烟，頓了一下，彷彿在等誰答復似的，却又即刻接下去說，『沒有，簡直沒有！說廢話，浪費紙張，浪費精神，也浪費讀者的時間！』

『那麼，魯彥來辦一個像樣的報紙，我們無不熱烈擁護的！』我這麼說。

『一致擁護！』大家附和着。

『是的，我真想辦報紙！聽說田漢回來了，這事情或者跟他合作的好。因為辦報是一件事，掏錢又是一件事，同人等恐怕辦報有心，而掏錢無力呢。』魯彥的話，顯然是成竹在胸的。

魯彥的計劃，在一星期後居然成爲事實了。報紙的內容和形式，都和救亡日報相彷彿的，名稱則爲『抗戰日報』，由田漢編輯新聞版，魯彥編輯文藝版，創刊的日子是一月二十八！

抗戰日報出版以後，長沙的文藝界頓時活躍起來。『抗戰日報』的編輯部，設在遠東大戲院樓上；於是這一角小樓，便成爲文藝作者的沙龍。幾乎是每天來這裏的是：黃源，君匋，胡萍和我。我們在這裏烤火鉢，在這裏喝清茶，在這裏談天，在這裏計劃，甚至有幾次在這裏寫文章，有時候，茅盾，天翼來了，於是以前座談的姿態討論當時發生的問題，過後整理下來，依次發表在報上；記得當時被

我們仔細討論過的是，兒童保育和反侵略問題。關於前一個問題，長沙兒童書局還編印過一個專集呢！

三，再會了長沙

在長沙生活是相當有趣的，每天跟朋友們在一起，倒也有些忘其所以；田大哥（田漢的渾名）還能喝酒，有時候就胡亂喝了一點白干。記得有一次漢年從漢口下來，我們在一家酒樓上聚了一次。當時同席的有茅盾，柳湜，天翼，田漢，魯彥和我們幾個常到的友人。那天胡萍有病，獨少她沒有參加。因為會喝酒的朋友很多，所以我也湊趣喝了一點；席散之後，除漢年柳湜另有事情先走外，我們這一夥人，又上編輯部去談了好幾點鐘天；興盡歸來，我寄寓的朋友家已經祇留一個守門的僕人沒有睡覺，看着我踉蹌回來，疑心我已經喝醉了。

像這樣的歡聚，還有過更熱鬧的一次。一天，沫若從漢口來長沙；除了個別招待以外，田漢，孫伏園，易君左，楊東蓀等又聯名發柬，茶聚招待。那是廢曆

新年初五的早晨，我從南門外趕到青年會。被邀的賓客，大率是長沙的文化人，有作家，有編輯，有教授，有記者，濟濟一堂，據說是長沙空前的熱烈；我跟幾個比較稔熟的朋友坐在一起，預備聽一番沫若的宏詞，也吃一點精美的茶點，豈知聽了幾個朋友的歡迎詞，忽然被田漢召我上去說話了。田大哥的脾氣向來是如此的，凡事歡喜做大哥，凡事皆由他發施號令，這時候召到我說話，我有什麼辦法推却呢？於是懼怯地走到衆目睽睽的臺前，胡亂地表示了一點歡迎的意思，匆匆地跑了下來。現在偶然憶及，還覺得惶悚不置呢！

當沫若到長沙的時候，茅盾已經有創刊『文藝陣地』的計劃，先幾天去漢口接洽了。黃源則在雨田分娩後回到前方去工作。曹禺跟着戲劇學院往重慶，齊同帶了家眷往貴陽，朋友們頗有分散的局勢。我是歡喜熱鬧的，看着這種漸漸地走散的情形，忽然覺得無端的寂寞起來。和君甸商量，他好像也有往漢口或者下廣州的計劃，於是我失悔不到國立貴州中學去服務了。正在這個時候，廣西有電報

邀我到桂林去，於是我毫不遲疑地當天拍發了回電，預備第二天到湘鄉去接了家眷往廣西。

三天以後，我便離開了長沙的友人，搭公路車南下了。

四，「五月」前後

桂林的生活，實在是最幽靜不過的。我們住在良豐，離桂林只有二十公里的一個風景區，更覺得有超然物外的奇想。在這裏，我們爲省外的刊物寫了許多文章。其時茅盾已經到了香港，『文藝陣地』正擬出版；『東方雜誌』也在長沙復刊；聖陶雲彬在漢口創辦『少年先鋒』；潛修在廣州負責『救亡日報』，蔣弼也編了一個『戰地半月刊』，望舒爲星島日報編『星座』，我們都在這時候寄去不少的稿子。同時，因爲幾個新認識的朋友的慫恿，又在桂林辦了一個小小的刊物；沒有人主編，就把這個責任落在我們的身上。這份刊物略同巴金主編的『烽火』，然而爲了編者才力的不逮，印刷條件的不佳，以及稿件郵遞的不便，使這份小小

的刊物印得不成個樣子。那份刊物在五月中創刊，故名『五月』，封面用沫若和田漢的題字，稿件大抵是朋友們寫的。當時托生活書店經售，銷數頗不少，可是爲了種種的關係，這刊物終於在五期後停止了。於我們，這也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因爲正在這個時候，馥泉有信約我們各寫一個創作的中篇，編在抗戰建國叢書裏；巴金的烽火小叢書，我們也想整理一兩個集子，事實上已經忙不過來；加之除了料理零星雜務外，還想趕譯一部報告的長篇。假如還是那麼編刊物，上桂林跑印刷所，我相信自己會累得一事無成呢！

在這麼幽靜的環境中，我們覺得最感苦痛的是，沒有朋友，沒有書籍。朋友，當時在桂林的實在很少；而且即使是在桂林哪，離良豐還有二十個公里！有時候到了星期六，我們上桂林去找人，在孫毓棠家裏，我們喝茶談天，常常會幾點鐘地默下去的，因爲他太太封禾子的招待是很殷勤的。在他們家裏，常常會碰到談諧健談的歐陽予倩，使我想起久別的洪深，和闊別年餘的趙家璧。至於書

籍，則良豐實在無法可購；便是上桂林，也因為根本郵遞很慢，所以總看不到新出的書。然而我們應該感謝那些散處各地的友人，他們却源源地把新書寄贈給我們。我很記得茅盾寄給我們的『文藝陣地』，巴金寄給我們的『文叢』『烽火』，雲彬寄給我們的『少年先鋒』，亢德寄給我們的『宇宙風』，蟄存寄給我們的昆明方面的刊物，周文寄給我們的成都方面的刊物，……都是在半個月後才會從桂林書店裏買得到的新書。所以，縱然蟄伏在小小的雁山村，其實跟居住在桂林或者在廣西別處的人們比較起來，我們已經是幸福的了。

五， 轟炸下的桂林

八月下旬，我們從良豐搬到桂林，生活便稍稍改變了方式。鄉間的與世無聞的恬澹情趣，至此已全部消失；都市的喧囂，飛機的空襲，使桂林成爲一個緊張的後方；而各地的朋友，也漸漸地蝟集到這裏，我們覺得生活比在偏僻的鄉間更有趣了。

最使我們感到愉快的是：豐子愷和白薇的到來。豐先生和我們走過同樣的路，也從桐廬到南昌，到長沙，到桂林的，然而我們直到八月下旬纔見面；他老人家的豐采很煥發，跋涉的風塵，一點也看不出來；他那時候爲大路書店編了一本『漫文漫畫』，此外又爲廣州和漢口方面的刊物繪了許多畫，我覺得他是值得欽佩的。白薇從漢口到桂林，悄悄地沒有人知道，她第一次來看我們，也使我們吃了不小的一驚；在廣西，她除了爲新華日報寫通訊外，並沒有爲任何刊物寫文稿；近來她祇是愛感慨，愛發揮！我們就耽心她的身體，恐怕更受不住呢。

陸續到桂林來的，還有寫詩的艾青，寫散文的歐陽凡海和番草，寫報告文學的魏東明，寫小品的繆崇羣，他們都在桂林住了下來。隔不多久，上海救亡演劇第二隊也從第五戰區來到了廣西。王肇本是我們六七年前的友人，這次的重聚當然使我們無上的高興；她們在桂林公演了一個多星期，又在排演一個新編的劇本：『台兒莊』。在砲火中出沒的這一羣，我們始終覺得她們是無限的可敬！

漢口撤退廣州失守以後，桂林的情勢便格外緊張起來，而桂林的文藝界，却呈現了空前熱鬧的景象。第一批從廣州退到桂林的，是『救亡日報』的一夥。我們遇見夏衍，遇見林林，楊朔，知道『救亡日報』想在桂林復刊，這消息當然使我們興奮的。接着便是巴金和宇宙風社的林憾廬，他們也想把『烽火』，把『宇宙風』在可能中恢復出版。我們曾經爲他們接洽出版的場所，然而桂林的印刷條件未必能夠把這些刊物全部印行出來。怎麼辦呢？好幾次我們在茶室裏討論這個復刊的問題，總覺得無法解決咧。

長沙的大火，又把那批從漢口撤退到長沙去的朋友們趕到了廣西。在慌亂的街頭，我們可以看見過去在漢口在長沙工作的文化人；他們纔從湘桂路車站上下來，忙迫地在照顧行裝，找尋旅店，準備在這個西南的要邑，展開他們救亡的工作。而我們却就在這樣慌亂的一夜把行裝整理好了，悄悄地在第二天中午離開了桂林。

知道我們離開桂林的，在我們走的那一天，却祇有一個人，那是我們最敬愛的友人：巴金。

像夢一樣地，一年的日子是逝去了，然而這一年來的文化人的動態，深印在我的記憶裏，我相信是永不會忘記的！

殤

死，本來是一件最可悲傷的事，何況是客死在離家萬里的他鄉，更何況死的
是自己鍾愛的女孩子？自從去年八月十六日給炸彈趕出了家以後，我們便踏上了
流亡的道路；間關踣頓，涉水跋山，連自己也計算不清到底受了多少苦；然而每
到一處休息的地方，總很高興地自慰着說：『苦難受了很多，一家人總還團聚在
一起，』那裏知道到了現在，連這樣一句聊以解嘲的話，也說不出來呢？是的，
一個乖巧玲瓏的小女孩子，竟在離家萬里的他鄉，不幸地殤亡了。這份悲傷，我
是夢想不到會遭受的，而今竟然無情地罹遇着；對於一個作父親的我，幾乎不敢
再想起這份悲傷的來由，然而像被一種毒蟲螫傷了的創痕，這隱痛不得不在心裏
頭作梗，時時把我刺疼，時時叫我心酸，即使在她殤亡後已近兩三個月的今天，

這創口又在隱隱地作痛了！天，爲什麼讓她在苦難中出生，却又不讓她在苦難中成長呢？

孩子祇有歲半，可是懂的很多，而且聰明美麗得可愛。在家鄉，她是交給一個保姆帶領的，可是戰爭把我們趕出了家鄉，那保姆也便回家去了。在閭關踣頓的流亡道途中，完全由她母親帶領着。母親把一部分寫作讀書的時間分了出來，管理三個小孩子，一點沒有怨艾；尤其對於這個最小的女孩子，疼愛得異樣，因爲她覺得這女孩子好比是她自己一篇得意的作品，已經脫稿了，現在正在細心地修改着，校對着，希望她成爲一部愜意的巨著；那裏知道這作品尙未定稿，而原稿却已毀滅了呢？這悲傷，對於一個作母親的她的悲傷，那是連我也無法去形容的。不過我很記得，在那女孩子殤亡後的許多日子中，母親成天迷惘着，彷彿在作夢，有時候望着兩個孩子流淚，把孩子們逗的也哭泣了起來。

『然而，有什麼用呢？死的不是已經無從復活嗎？』我往往這樣安慰她，然

而一個聰明美麗的小圓臉閃過我的眼前，我自己也禁不住迷惘了。於是那女孩子臨死前的情形，又很清晰地映現在我的心上。想不到一下子就病得那麼兇，而且我們居住的地方離開醫院又有二十多公里，作爲惟一交通工具的長途汽車，每天祇有一班，所以當我們用盡種種方法向人家借了一輛小汽車趕到醫院去的時候，這小孩子已經不及救治了。孩子在她母親的懷抱中起着痙攣，臉色漸漸發白，濃密的黑髮豎了起來，眼睛呆呆地瞪視着，嘴唇時張時翕，可是每一呼吸便發着很響的痰喘聲。醫生說：『沒有辦法了，總在一兩點鐘裏的事！』我們就禁不住哭了起來。難道就這樣看着她死去嗎？難道真是沒救嗎？我懇求醫生，苦苦地懇求她，然而她是無情地回復我『沒有辦法』，接着便去診治另一個孩子了。母親用淚眼看着這個正在跟死神掙扎的小女孩，忽然瘋狂地哭了起來，醫生要我把孩子帶回去，然而我沒有家，我所寄寓的地方也在二十公里外，要我們走到街頭去嗎？我們無論如何也得等待在這裏，於是一個護士把我們引入了另一個房

間。母親捨不得把孩子放到桌上去，還是緊緊地抱着，抱着，看着她呼吸得更急促，要去了吧，我們都更瘋狂地哭着跳着，然而這個小小的靈魂，終於飛升上天了。這是×月×日下午一點多鐘的事。這悲慘的一幕，早已烙上了我們的心坎，任何時候，它會噬嚙我們的心，叫我們悵然若失的。

我們在流亡中，雖然沒有做下一點於抗戰直接有關係的工作，然而我正在教育着一千多個純潔的年青中學生，妻正在保育着三個自己的孩子，以為是多少盡了一點國民的責任。然而想不到的，最小的一個女孩子又在客地殤亡了。這損失，應該不僅是我們個人，而是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從朋友的口頭，從刊物報章的記載上，我們知道有成千的我們的孩子，給人家擄了回去，或者給他們殺戮了，所以我們對於後方的兒童，格外應該好好地保育着，因為正如安娥女士說的：『兒童是國家的幼年主人，民族解放的後備軍。』那麼，這一個小女孩的殤亡，我們應該担受這一份疏忽的罪過了。

悼公孫旻

——一個戲劇界的鬥士

偶然在報紙上看到公孫旻逝世的消息，我便不可抑遏地震愕起來。難道就是他，就是那個以戰士的姿態出現於舞台上的公孫旻，在上海逝世了嗎？報紙上的記載，語焉不詳，祇說他傷寒復發，醫治罔效，歿於××醫院；而對於他的造詣，他的業績，他的身世，他的家況，一個字都沒有提。我懷疑那是另外一個偶然與他同名同姓的人，在醫院裏罹疾以卒；然而我又直覺地以爲這種懷疑是多餘的，我竟直覺地肯定那一定是他！上海方面的朋友，認識公孫旻的恐怕不多，也許我的朋友中，認識公孫旻的很少，所以除了報紙上的一段消息外，竟沒有聽到任何人談起過；有時間問人家，他們竟連報上的記載都不知道。一個戲劇界的鬥

士，這樣寂寞地死去，實在是一件最堪悲悼的事情。我不知道上海劇壇的同志，知道這一位鬥士沒有？知道這一位鬥士的噩耗沒有？如果也有認識他的人，我相信應該好好地哀悼他一番的。

我和公孫旻的認識，是在一年以前。那時我在廣西桂林。每個星期日，我往往到毓棠鳳子家裏去閒談。因為鳳子是愛好戲劇的，所以在她家裏往往可以碰到許多作家和演員。有一次我們正在跟歐陽予倩閒談，忽然來了一位穿着黑襯衫的朋友，行動急遽，一臉是興奮的神氣，鳳子含糊地把他介紹給我，知道他是第五路軍總司令部國防藝術社的演員，正在排演陽翰笙的『前夜』和歐陽予倩的『青紗帳裏』。這兩個劇本，都有鳳子的份；而且在『前夜』中，連毓棠也參加演出的。大概那一天下午，他們又預備排戲，所以我先告辭出來，隔了一個星期，我又照例上鳳子家去，在那邊看見一個早已在她家裏的客人，我一時記不起是誰，可是他却向我招呼了，這一次我纔知道他叫公孫旻。而這一次，他便給了我一個

深刻的印象：他有青年的熱情，他有老人的端莊，有詩人的敏感，也有戲劇家的心靈；他有思想，有成就，也有骨氣！我覺得像他那樣的演員，不應該僅僅以演員目之的！

此後，我又見過他兩三次。而這兩三次，却完全是另一副面目。那是在舞台上，那是以戰士的姿態出現的。聽了他的台詞，看了他的表演，我被深深地感動了；而且被感動的，我相信決不止我一個人。我簡直忘記自己在看戲，也忘記他在演戲，我以爲一切的行動，一切的說話，都是每一個有血肉的中國人民所應該表現和表白的。我覺得公孫旻就是劇中的人物，而劇中的人物，就是公孫旻的人格的形象化。在藝術上，他是成功了；而在人格上，我已更進一步地瞭解他。然而因爲我一直忙着瑣屑的事務，此後竟沒有機會再看到他。及至我離開廣西，便與他更隔得遙遠了。

兩個多月以前，忽然有一位朋友來找我；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那是迢迢地從

廣西來滬的公孫曼。他還是那樣一副既熱情又端莊的神氣，滔滔地述說着離桂的經過；他問我上海劇壇的情形，我慚愧沒有什麼話好說；我問他今後怎麼樣生活，他彷彿仍然預備從事文藝和戲劇的工作。他告訴我住在××路，他也抄了我的電話去，預備過後再約談，豈知這一別竟成永訣呢？我自己因為成天忙碌着，什麼朋友都沒有空閒去拜訪；而他呢，不知也為什麼一直沒有來找過我。及至我看到報上的記載，纔知道一個月之來他一直在生病，而一個月之後，他竟以傷寒復發而逝世了！這樣一個戲劇界的鬥士，不死於砲火，不死於轟炸，而死於不可醫治的傷寒，那實在是太冤屈了！

寫這篇短文的時候，我一直看着『良友』第一四〇期上刊載的公孫曼的劇照，那就是在桂林演出的。然而人亡影在，徒然更增我的傷悼而已！

局 長

——危城羣像之一

秦局長沒有等到散會，就先自溜了出來；當他走出會場的時候，幾十對眼睛儘是釘住他望，他雖然低頭急走，可是他明白這些從四面八方投射過來的視線，老實說含着十二分的惡意，他知道那些眼光中間流露着譏刺，嘲諷與奚落，然而他顧不得許多，一心祇想逃出了會場再說，幸而主席正在聽取一個發言人的說話，沒有質問他中途離席的理由，使他那張預先寫就的名片沒有遞給主席，却已經『安全』地溜走了。

走出縣黨部的大門，衛兵向他敬禮；他因為還沒有把頭抬起，所以直到衛兵『稍息』的時候，纔倉惶地用右手伸到帽簷，表示回答；心裏却在責備那個衛

兵，爲什麼敬禮就不喊「立正」呢？但是他沒有把一肚子怒氣發洩在這個「無禮」的衛兵身上，因爲他立刻發現一件使他更「惹氣」的事情了。原來他走出門口以後，自己的包車停在一邊，車夫却已經不知去向；這裏停靠着十來輛包車，有的車夫正在腳踏板上打盹，有的車夫正在向小販們買零食，而惟獨他的車子空着，車夫阿二的影蹤却一點沒有。這一氣，他實在覺得無法平服；爲什麼連自己的包車夫都跟他開玩笑呢？正想探問其他的車夫，阿二却捧着一個紙包打東邊走來了。於是沒等車夫跑到面前，他就厲聲叱着：「要你等在門口，爲什麼東跑西跑啊！嚇，你還不來，難道叫我在門口等你嗎？」

「局長，中午太太吩咐過我，要我往裁縫舖子去拿一件做就的衣裳，這個紙包就是！」阿二把紙包揚了一揚，小心翼翼地放在套着白帆布套子的座墊下，偶爾回過頭去，看見他主人狠狠地瞰視着，知道他怒氣沒有平服，便又柔和地說：「沒有想到局長的會開得這樣快，所以抽空走了去的。」

立刻，局長的臉色更其難看了。使他直跳起來的是，車夫也好像在譏笑他，好像也知道他在會場中受人家詬罵而譏笑他；便鐵青着臉，搶過一步，虎虎地用手指點着他說：『干你屁事！干你屁事！你知道我要開多少時候的會！要你等着，你偏借端閒逛，還敢強嘴！』

阿二雖然摸不着主人如此發怒的緣由，雖然他敢發誓今天確實沒有『借端閒逛』，然而他一看那張鐵青的臉龐，就畏縮下來，知道自己再說下去，一定要給主人重責一頓，說不定竟把飯碗打碎，因而也就默爾而息，把一件藍布短衫急急脫下，塞在車篷裏面，準備拉車；局長本想再罵幾句，但是到底還在縣黨部門口，一時不便過分發作，也就趁此上車。腳鈴一響，包車飛也似的給阿二拉走了。

可是拉走的是包車，局長的怒氣却一點沒有給拉走。他還在包車上發怒。他仔細想想自己剛纔在抗×後援會裏所說的話，何嘗有一點錯誤？他說：『關於善

後方面，我們也不能不注意到的；說句消極的話，萬一這裏不守，竟給××人攻了進來，我們也得預爲籌劃，推定代表去跟他們接洽，以便維持，免得蹂躪地方，也免得漢奸們從中搗亂！如此，則真正達到了抗×後援會的主旨。』這幾句話，他覺得祇要是愛國愛民的人，非但不應該反對，而且應該極端贊成的；然而那些胡鬧的傢伙怎麼啊？反而一個個站起來反對；反對不足，繼之以謾罵，罵他『悲觀論者』『中國必亡論者』不算，甚至罵他做『漢奸』。漢奸，漢奸會這樣愛護民衆嗎？老實說，這種縝密的顧慮，別說毫無頭腦的漢奸不會有，便是今天出席的當地『衰衰諸公』也沒有計及啊！然而一犬吠聲，百犬吠影，竟那樣滔滔然直指他爲漢奸，這還成什麼話？他現在覺得自己的突然離席，不僅是勝利的行動，而且是最適當的處置了。然而當時會場中的滔滔之勢，實在叫他一想起就心悻，一位中學校長首先立起來譏笑他所提議的是『漢奸理論』，一位黨部委員却肯定地直罵他是『漢奸』，另一位律師公會的常務委員更用一種挖苦的語氣勸他

另外不妨組織一個維持會，由局長召集，而且指定局長爲維持會長。於是東一簇西一簇的紛紛議論起來，接着就有人『正式』補充秦局長的『提議』，以爲『這些推出來的代表，即使在××人沒有攻到這裏的時候，應該先往上海去跟他們接洽，以取得優先維持之權，免得將來還有漢奸出現。而且這個派去接洽的代表，我也附帶提議：本縣教育局秦局長。因爲除了秦局長以外，似乎沒有一個人夠得上這資格的。』一片笑聲立刻從會場的每一個角落裏騰發出來，那位提議的會員却還是一臉正經地『請主席交付討論，我這意見是十二分正式的，』隨即坐了下来，拉拉坐在他旁邊的人，低着頭笑得咽不過來了。這種情形，他局長也看得十分明白，不過在這樣的空氣中，他明明知道自己是『理直』，然而『氣』却『壯』不上來；所以即使老練如他，也不免漲紅了臉，慢慢地低下頭去。結果他忽然心生一計，還是不等散會先自溜了出來，祇是那些滔滔然在會場中對付他的嘴臉，至今還黏在他心上。他現在不敢向四周望，因爲四周的人都在嘻笑，彷彿也在譏

嘲他的樣子；甚至不敢像往常一樣他亂踏腳鈴，因為地不想驚動人家，免得人家會發現他在會場中所受的奚落。可是他儘用皮鞋跟使勁擊着腳踏板，這是暗示車夫要他快些拉走的意思，果然阿二竟比平時更快地把他拉到了教育局。

走下包車，他驟然覺得太陽亮的耀眼，也熱得非常煩躁，便又把阿二責罵了一番：『這樣的太陽，爲什麼不把車蓬拉起？你叫我晒出汗來嗎？哼，阿二，我看你越來越不行了！』阿二不敢抬頭，祇是用汗衫的袖子抹着滿額角的油汗，心裏却在咕嚕着：『街上何嘗有那樣厲害的太陽？況且你自己坐在車上啊！爲什麼不說拉蓬呢？』便倒推着包車，在傳達室旁邊的廊廡下停歇了。局長則一股勁兒走進了辦公室，滿想把一肚子的怒氣往誰身上發洩，可是大家都在忙碌地辦公，看見他進來了又都恭敬地向他招呼，覺得沒有什麼訛頭可找，便失望地在辦公室中轉了一個圈子，悻悻地走到他自己的辦公室去了。然而作怪地緊釘着他的，是黏住在心上的那些在會場中奚落他的嘴臉，使他又復暴怒起來，簡直想召集全局

職員來一次大大的訓斥，然而事不干人，深恐事後傳揚出去反而於己無利，便強作鎮靜地坐到辦公桌上，去處理日常的公事。他覺得今天所看到的公事，件件都不順眼，於是儘批了些『應無庸議』和『礙難照准』，直至他看到某一個單級小學的校長一件請求修理教室的呈文，簡直叫他直跳起來：『上海方面已經開了仗，難道還想擴充校務嗎？真正是不識時務，不識時務！』心裏這樣想着，便在『辦法』一欄裏，竟批上『着該員撤職』的字樣了。

二十七年九月，桂林。

從假的到真的

民國二十六年春季，學校裏舉行運動會時，除了照例的幾項田賽徑賽之外，還有一項新鮮的節目，那是「防空演習」。事先曾在報端宣傳，說是將作大規模的表演，於是參觀的人，雖然不能說「萬人空巷」，至少也已經是「盛況空前」。記得當時表演的經過是這樣的：防空監視哨高踞在水塔頂上，斥候敵機，不多一會便用旗語通知防空司令部報告，敵機多少架正在向市空飛來。於是司令部發出警報，全場觀眾都被趕入避難所內，祇剩救護隊，消防隊，以及維持秩序的崗警正在靜靜地守候。接着緊急警報發了出來，據說敵機已經飛抵市空，預備投彈。果然炸彈的爆炸聲，猛烈地響着，夾着還有燒夷彈爆炸，一所專為表演而蓋搭的草棚，給理化教員自製的兩三個硫磺彈投擲着火了。有幾個事先支配好担任受難

者的學生，一一橫倒在地上，裝作掙扎的樣子，於是救護隊出動救護，消防隊出動消防；而伏處四隅的高射砲隊，也開始向空瞄擊，用單響的爆竹代替槍聲砲聲。一時情況，異常緊張；那些跑來參觀而無緣無故被關在避難所裏的觀眾，莫不探頭探腦，設法從窗子裏從門口裏看看這幅前所未見的場面。其時敵機大概還未離去，所以接着火災警報之後，又發毒氣警報了。於是在場上活動的人，立刻都套上了防毒面具（那是用一方藥水紗布來做的）；而避難所的窗門，立刻都給緊閉起來；當然，再想探頭探腦的觀眾，其時也不能不安分守己，面面相覷了。幸而敵機投了毒氣彈以後，隨即飛離天空；稍待片刻，解除警報便悠閒地發了出來；被趕閉在避難所裏的觀眾，此時纔蜂擁而出。雖然敵機已遁，而精彩的節目還是在繼續表演着的。救護隊員一方面在到處澆洒防毒藥水，一方面在担架救護那些受難的人；而消防隊員則因為究屬外行，一架真的幫浦洋龍無法把草棚的火救熄，看他們祇是忙着挑水，可是皮帶管裏的水，老是時滿時缺的，所以一所草

棚分明已經燒完，而把龍頭的人，還在嚷着爲什麼不肯用力挑水。可是救護隊員表演，却是很高明的，他們把受傷的人，一個一個包紮起來，按照救護學上指示的方法，將每種受傷的處所用綑帶包着紮着。表演結果，大家認爲相當滿意，男女觀衆，無不欣然而歸，以爲這樣的空襲倒是很有趣的；滿望其他學校開起運動會來的時候，也來這麼一兩次表演，那纔值得看看咧。然而據我們與担任『評判』工作的人看來，這次表演顯然是失敗的。舉一個例，敵機沒有飛抵市空，而理化教員的硫磺彈已經從窗口碎在草棚上，於是緊急警報未發，而火災警報先發了。幸而觀衆畢竟是觀衆，草棚在什麼時候着火，警報到底是火災還是緊急，在看熱鬧的觀衆，本來一切都無所謂的。

離運動會不過兩三月，蘆溝橋事變發生了。報紙上刊載的×機濫施轟炸的消息，幾乎每天都有。於是一般人對於久已淡忘的『防空演習』印象，又復映現出來。而縣當局也有鑒於斯，於八月初旬連續舉行了好幾次『演習』。這種演習的

規模，雖較學校裏演習的爲大，可是據一般人的批評，決沒有學校裏演習的精采，一則因爲實施了交通管制之後，大家必須躲在家裏；再則因爲并代替槍砲的爆竹聲而無之，那有什麼意思呢？此外，也舉行了一兩次夜間演習，然而結果尤其不行。因爲高廳巨廈的富室，照例在點着輝煌的燈燭，打牌喝酒；而低間淺面的民房，則偶或把燈火熄得遲了一點，燈光從稀薄的門板中放射出來，就要給警察碰門，甚至還要罰款。所以『防空』本身，倒並未引起民衆的注意，而『演習』的有趣與否，却成爲一般人批評的基點了。

『八·二三』事變發生以後，因爲與上海相距極近，所以一般人都感到惶急起來。但是惶急的原由，在於深怕上海不守，一下子衝了過來；對於空襲的事，雖然『耳濡』已久，到底尙未『目染』，倒並不如何耽憂。所以第一次的空襲，連我也覺得有一點失措。那是八月十六日清晨七點光景，我們都已起身，正在盥漱梳洗，却聽到一陣輕微的飛機聲。自從滬戰開始以來，每天總有我們中國飛機

飛往上海去轟炸，所以並不在意。豈知那機聲漸漸響了起來，而且似乎在盤旋偵察；當時我到天井裏去觀看，原來祇有一架，確實在高空盤旋。我想『不會是×機吧！』思量未定，機聲漸漸地低了，聽去似乎已經飛離上空的樣子。於是照常工作：羅洪在安排兩個孩子的早餐，我在書房裏打算給一個朋友寫信。寧靜不到一刻鐘，機聲又響在頭頂上了，初以為還是那架飛機，毫不在意；但是盤旋不去，總叫人心緒不安。於是我先跟羅洪笑着說，『不要是×機吧，否則爲什麼老是盤旋不去呢？』不等她理會，我又走到天井中去觀看；豈知不看猶可，一看真是怕人，原來是一架低飛的水上轟炸機貼着鮮紅的膏藥，正在滑翔下來。我正想回到裏面去招呼孩子和僕人。可是一顆炸彈早已丟了下來，東南角上騰出一陣黑煙，知道飛機在開始轟炸了。家裏並無躲避的處所，祇能權且把孩子們都趕在一張堅實的桌子下，幸而孩子們都已嚇得不敢作聲，所以伏着也還安靜。我們慢慢地也爬了進去，聽到炸彈的聲音過後，接着便是機關槍的聲音。我們當時的情

緒，實在是很複雜的。本能上當然萬分恐懼，可是在孩子面前似非裝作鎮定不可；然而儘管力持鎮定，一響響的炸彈，和連續不斷的槍聲，畢竟給予我們的威脅甚大；幸而命運的觀念，支配我們的力量也頗不小；加以正義之感，在此時此際忽然油然而生，覺得萬一闖門慘死，也可以說是爲國殉身，總較碌碌以死者爲愈。這樣，我們就俯伏桌下，靜待死神的降臨。然而生之慾望，畢竟較爲強大，所以每次機聲稍遠時，總從桌下鑽將出來，跑到門外去看看究竟；我的意思是，祇要能夠離開家裏，躲到附近茂密的林叢中去，總比鑽在桌下來得穩妥。可是每次跑到門口，總又很快地折回，因爲飛機聲又在頭頂上，而且連機關槍聲都在頭頂上了。於是死心塌地的俯伏桌下，用各種方法證明桌子的堅實，證明屋子不會坍塌，證明自己不會被炸死。大概這推論是合理的，因爲當飛機真的去遠，我們胆怯地鑽出桌子時，雖然驚魂未定，汗流浹背，但是屋子果然並未坍塌，而我們也果然一個都未被炸死咧。

這初次的空襲經驗，告訴大家，空襲決不是玩兒的事。『盛況空前』的『防空演習』，看看固然有趣，做做實在是不很容易的。縣當局主辦的『防空演習』已經做得不很有趣了，然而那還是假的；真的敵機來空襲時，情形更糟到萬倍呢。就以吾鄉初次空襲而論，據說在敵機投彈和放槍時，街上照例還有行人，胆大的駐足而觀，胆小的東逃西竄，交通既無管制，救護與消防的工作，當時也無人担任；最荒謬的，連警報都始終未發，大概担任警報的員役，尙未僱定吧。但是，寬大一點，那還是可以原諒的，因為一般人對於空襲的觀念，簡直沒有；有之，那不過在運動會時看到的一次表演而已。

我所說的，乃是抗戰發動時的空襲情況，雖是缺點，然而我們應該不會否認的。遭遇空襲的次數多了，防空便漸漸地周密起來——當我離鄉西行，到浙江，到江西，到湖南，而到廣西的時候，每遇空襲，總覺得那種井然有條的躲避，管制，救護，和消防工作，簡直比演習時更來得從容不迫咧。

雜感試作

民國廿七年夏秋之交，亢德兄主編香港星島晚報副刊『星雲』，飛函邀我作稿，那時我正旅居廣西桂林，教書寫作之外，餘晷頗多，乃答應他每月可以寄稿若干。因為要長川撰述，於是試作雜感；原擬多寫一點，但是在廿七年暮秋我就離開桂林，而其時亢德兄亦已離港赴滬，雜感遂爾中輟。茲自行篋中檢出數篇，彙輯於此。——作者識

(一) 略論濫用名詞

前些時候，文壇上彷彿鬧過一回『濫用名詞』的問題，當時的情形，讀者也許還未忘掉；然而時至今日，問題雖然早已解決清楚，而那種『濫用名詞』的『作風』，却更見得發揚光大了。以前的『濫用名詞』，似乎僅限於教授學者，因為名詞艱深，若非教授學者，必連看都沒有看見過，遑論『用』而且『濫』？

近來的『濫用名詞』，則連所謂『乳臭未乾』的中學生也居然能夠來這麼一手了，原因是名詞普通，本來是大家掛在嘴角上的。從這一點上說起來，中國文化之進步，蓋亦有顯然的痕跡在也！

抗戰以來，我在一箇中學裏擔任了一點驅口飯吃的工作，因而知道目前中等學校學生，竟大有『濫用名詞』的本領。學生吃飯，照例狼吞虎嚥，一掃而光，於是他們名之曰『焦土抗戰』。吃完自己桌上的菜蔬，如果沒有老師在場，也照例會到別人桌上去吃殘餘的東西，於是他們名之曰『游擊戰』。肚子吃飽，一夥人走出膳廳，大家總笑着說：『最後勝利』。後來有誰吃得太多，肚裏發着聲響，便說那是『空襲警報』。也有人因為實在吃得太多，不能不排洩一下了，便叫着要『肅清內部』。……僅僅這關於吃飯的一件事情，竟把好些名詞用在裏面，也不能不歎目今中學生之聰穎驚人。然而運用這些名詞的用意是『開開玩笑』，他所希望的結果也不過是『開開心』，我們總覺得他們祇是『濫用』而

已

夫濫用名詞，法律和道德，原來均無制裁，只是我『耳濡』得久了，不期然的要皺起眉頭，表示一種難熬的厭惡。那些名詞，固然未必神聖得連說都不可以說，然而也未必卑瑣得可以濫用到任何一個地方。這樣地任意濫用，作爲『開玩笑』的資料，表面上彷彿顯得自己頗有三分小聰明，一方面却顯出了『玩世不恭』與夫卑鄙猥瑣，說得激烈一點，簡直是譏嘲抗戰，否認抗戰，取消抗戰的意思。試問在這個時候，譏嘲，否認，或取消抗戰的該是那一種人？

我所舉的祇是一個小小的實例。我敢相信濫用名詞的人，決不止這一類中等學校的學生；而名詞濫用的地方，也決不限於吃飯一事。牠的影響，在當時或者僅僅博人一笑，而時日一久，或者濫用的場所，竟然荒乎其唐，則這些名詞一定會從『嚴肅』降落到『平庸』，甚至於『猥褻』；雖然濫用名詞者不過藉此『開玩笑』，而其結果之壞，與夫影響之大，蓋有夢想不到者。目前對於抗戰表示

懷疑的論調，大家知道羣起而攻，我希望對於這些濫用名詞從而發生非常不好的影響這一事實，也得加以注意纔是。

(二) 論抗戰八股

如果有人問我：那一種文體在文學史中最無價值，而在社會上却最有勢力？余必應之曰：『八股』。蓋八股那一種文體，乃是古帝王企圖籠絡人心，麻醉士子的法術。當時每個帝王得了天下，一定要設法永久佔有這天下，傳嗣這天下，於是對於那些最不穩當的儒士，總先設法籠絡，設法麻醉，甚至有些貌似聰明而實際非常愚蠢的帝王如秦始皇者竟然設法陷害。然而陷害的辦法到底不妥，企圖傳至萬世的秦祚，結果竟在二世手裏斷送了，這是以後歷朝帝王對於讀書人儘用籠絡麻醉手段的原故。而八股文章便在這種需要下產生出來了。故八股這種文體，初非文人學士研究所得的結晶，因此絕無文學價值；然而論其勢力，則既大且

廣，既久且長。蓋一般讀書人的目的，均在做官，而科舉又是讀書人做官的門徑，則八股文之流行得既久且廣，本也有他所謂『客觀的原因』在也！

然而也爲了這『客觀的原因』，這科舉制度竟在『政變』中『壽終正寢』了。照理八股文體應該跟着科舉制度的壽終而消滅，豈知事有『出人意表之外』者：原來科舉制度儘管推翻，而八股文的名稱甚至於實際，仍然在社會上流行着，譬如五四運動時代的『洋八股』就是一例。不過科舉消滅後的八股，顯然與以前的有些不同，在以前，這是士子做官的途徑，而此後，則不過成爲一種文體的名稱與夫文字內容的一種簡括的評語而已，跟帝王蓋已一無關係了。

時至今日，一切雖已與以前截然不同，莫說科舉制度不會再有，便是最討厭的『封建』這樣東西，也只剩下了一點所謂『餘孽』，然而深入人心的八股餘氣，不僅沒有根除，抑且有『抬頭』之勢。而將這一文體運用得最有成績者，仍然是讀書人，不過這一般讀書人，並不想靠此做官；政府更決不以這種文體來恢復科舉

制度，更不想藉此籠絡人心，麻醉士子。則文章的氣味雖同，而意義則迥然不同了。假如有人看見過目今學生所做的文章，他一定會相信我的話。無論什麼題目，無論什麼文體，總要來一段『自從九一八以來……』，『八一三以後……』，或者道地一點，就是：『蘆溝橋的烽火揭開了血戰的序幕……』，『幾乎篇篇如是，人人如此，一篇嚴正的論文，固然如是，便是一篇抒情的小品，也無莫不然；倘若單看題目，你一定不相信下面會有那麼一大段文章；光看文章，你也不相信它竟是這樣一個題目。凡此牛頭不對馬嘴，然而又彷彿理直氣壯的儘是些印板式的套語的文章，無以名之，有人便名之曰『抗戰八股』。

(三) 再論抗戰八股

關於抗戰八股的意義，以及抗戰八股的實例，讀者或已看到我的文章，非常明白了。但在那一篇文章中，我祇指出了目今學生常犯的通病，所謂牛頭不對馬

嘴，儘來那麼一大套公式似的套語。如果今天尚有科舉制度存在，如果尚用八股文應制應試，則那些『自從九一八以來……』的文章，也一定是『捐榜』者的試卷，包管落第無疑的。這是抗戰八股中的劣品。

其上焉者則文字上決計看不出相同，而在技巧，風格，取材以及處理的方法上簡直無多差異。那種八股可不是學生們課卷上的作品，而是刊載在目前流行刊物上的文章了。本來這種無多差異的作品，早就就有人『錫以佳名』過的；而且彷彿在文壇上也曾熱鬧地爭辯過一下，所以讀者或許尚未忘懷，那便是所謂『差不多』。當時的『差不多』問題，業已成爲過去的歷史，這裏暫且不談；但是現在的『差不多』，却眼見得又將成爲問題了。爲了避免把這一件事情又釀成爭辯的問題，我想還是名之曰『抗戰八股』的好。

這一類的八股，可以包括論文、小說、詩歌、戲劇，乃至速寫、通訊、報告文學等。無論什麼文體，文字上似乎『言人人殊』，而它們所給予讀者的印象，實

在是『差不多』的。譬如描寫戰地，無論是在浙江，在江西，在安徽甚至在山西河北等地，彷彿都沒有多大的差別；描寫戰士，無論他是正規軍或是游擊軍，是衝鋒步隊或是防守步隊，也看不出有一點分別來；描寫戰區民衆，尤其呆板得可笑了，好像全是英雄，全是不折不扣的猛士似的。實際上，別說各人各地的性格情形迥乎不同，便是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場合裏也會截然有異；豈可以用一個公式來概括所有的現實？此其所以有人要慨歎：『八一三以後』尙未有『偉大的作品』也！

推其原因，不外乎二：其一是根本並無經驗，而硬要憑空寫文章；其二是即使有了經驗，但那經驗異常浮淺，並不是從切實的體味中得來的，於是縱然能寫，結果還是流入『八股』一途。關於前者，例子頗多，而且歷史頗久；讀者或許不信：有許多描寫前線的文章，根本是出自後方作家之手；然而天下之大，原是無奇不有的。關於後者，例子更加夥頤；蓋要觀察一件事情，體驗一種生活，

初非草草率率，馬馬虎虎所以弄得明白者。然則要把那些浮淺的經驗發爲文章，安得不成一個可笑的公式——八股？然而這話也未可將整個文壇一筆抹煞，目前確有不少雖然關於『抗戰』而並非『八股』的文章，如『文藝陣地』第三期上所刊的『差半車麥稻』，確如張天翼所說，『是抗戰以來的最優秀的一篇文藝作品』，而且是『我認爲我們現在需要的正是這種創作』，則決不在本題範圍之內了。

(四) 說抗戰致富

闕（存稿已佚）

(五) 再說抗戰致富

有人讀了我那篇『抗戰致富』的文章，竟哭喪着臉跑到我這裏來問：『照你所說，發財的方法確然很多，然而像我這樣一個既非大小要人，又無權柄在手的』

窮鬼，難道竟沒有致富的法術嗎？」言下不勝淒苦，爰又激於義憤，續成斯篇。

夫發財，本來是人人都有權利的；無論你是達官顯宦，或是流氓瀟灑，在發財這一件事情上，倒是一律平等，決無歧異。尤其在抗戰之中，黃金遍地，祇要你『生財有道』，何愁不立成富翁。如果不信，請聽我的故事。

在杭州失陷前一星期，杭州局勢已經緊張得不可終日，於是成千成萬的難民，都麇集江邊，等候渡江南下，然而渡船既少，容納不多，每擺一渡，祇十數人可以超登『彼岸』。這種情形，暗暗打動了撐渡者的發財心機，於是同行公議，每渡一人，由法幣一元躍增至五元，行李一件由五角大洋突增至法幣兩塊，然而渡價儘管飛漲，於等候擺渡的人却毫無影響，還是擁擠不堪；難民也明知其『創黃瓜兒』，但是性命要緊，還是爭先恐後，結果尚有人願意出十元廿元而擠不到船上渡不到彼岸者；由此可知天下竟有發了人家的財還叫人家感激不盡的事。這些撐渡的船夫，經過了一星期的日夜不斷的撐搖，一個個都成了小小富翁，也棄

舟曳檣，到內地去置產業做生意了。這種發財，蓋亦大有『以無易有』的味道咧。

另有一種本來做買賣的，爲了經營得手，也發了一筆不小的財。如某地有一家烟紙店，以賣香烟爲正項營業，抗戰之後，內地烟價飛漲，他便設法從上海去運香烟，以高過原價一兩倍的價錢批給同行或賣給顧客，因而獲利至厚，該地沒有淪陷，而他也成爲大腹便便的富商了。這種發財，畢竟也曾化過一點資本，將本求利的，然而與『拋磚引玉』的致富術，彷彿頗有一點淵源。

此外輪船上的茶役，旅館中的伙計，以及公家汽車的司機，趁此抗戰的機會或多或少地發了一筆財的，更是不勝枚舉。這都是確確實實的例證，誰說我們窮鬼不能發財呢？然而也有人講過這樣的故事：有一條航駛於長江中的外國商輪，那上面的茶役（是中國人）以一百元或八十元的高價爲客人覓一舖位，大大的發了一票『洋財』，豈知事有湊巧，這條船竟給某國人炸沉了，於是這些發財的茶役，一併同歸於盡。這怎麼講呢？這大概是『命』了。

(六) 文章與心術

打一句『官話』，文章這樣東西，應該是一個人思想的表現。人心不同，一如其面，但是如果發爲文章，那麼這種『不同』的『人心』，照理應該或隱或顯地表現在文章中間；我們祇要一讀那個人的文章，就可以明白那個人的心，初不必要像紂王一樣必須把比干的心，剖開來看的。然而事實上却有大謬不然者。縱觀古今人物，他們的『心』未必肯在文章中表現出來；凡是開口仁義之言，閉口道德之論的作家，既未必是好人；反之，滿紙荒唐，出口謾罵的作家，也未必是不良之輩。推究其原，蓋以文章是『做』的，而人心是『天生』的！小時候在學校裏讀書，每次上作文課的時候，大家總嚷着說，『做作文了，』及今思之，在文字上雖有架床疊屋之嫌，而事實上倒是貼切不刊之語，小學生之創造名詞，於此可見其中偶合之理了。

然而古來帝王却不明白這個道理，往往以文字來論人心術，也以文字來與人生殺，給人禍福，結果是埋沒人才，冤害賢良，助長威虐，引用奸黠。譬如孟浩然在王維的官邸，忽遇玄宗駕到，乃避匿牀下，玄宗知道是孟浩然，便云：『我久聞此人名，而未見其人，』浩然始出見。玄宗問所作詩，即吟『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自以為得意之筆，豈知聖顏大為不愉，叱道：『你自棄我，我何曾棄你？』於是終身不能仕進。歷史上類此之例甚多，甚至如高迪者以『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二語殺身，實在是所謂『冤哉枉也』。反之，心術最壞人格最卑的沈佺期宋之問等人，反以婉媚新聲，博取高官厚祿；凡此以文章買禍，以文章得福的軼事遺聞，要皆表示古帝王之上了文章的大當！年前有詩人黃某，竟然充當漢奸，結果被捕處死，他的好詩至今尚傳誦民間，而他的醜聲將遺臭萬世，這是說明了目今行政當局決不會上文章的當，而受文章的蒙蔽了。

劉靜修有過兩句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意思是說文章

是一件事，心術又是一件事，不可混爲一談，我覺得真是名言至理。

(七) 談心理作用

我既不是『心理學家』，又不是『青年導師』，似乎不配談這個題目，然而我有心理作用的經驗，彷彿應該告訴大家，於是不顧膚淺，竟來胡謔這一番了。

其實這種經驗，不僅我個人有之，便是讀者也許有過；不僅今人有之，而古人也未嘗沒有。先從我個人說起：自從戰事爆發以後，就看到×機在各處轟炸的消息，當初因爲自身沒有這種經驗，也頗處之泰然，及至故鄉遭遇到第一次的空襲，心裏纔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怖，那天解除警報以後，耳中彷彿仍然噙響着各種不同的聲音：警報聲，飛機聲，民衆奔跑聲，小孩哭叫聲，炸彈着地聲，機槍掃射聲，奏成嘈雜的一片；而且這一幕紛亂的慘劇，時時在心頭浮現出來，直到如今，祇要一經想起，這些聲音便會在耳際鳴響，彷彿飛機便在頭上似的。這

種莫須有的驚怯，實在祇是心理作用而已。

心理一起作用，要消除它倒頗爲困難了。有些地方的民衆，因爲怕×機空襲，便整天出城避難。起初的時候，上午出外，下午回來；後來知道下午也還不妥，便索性到傍晚時分纔回。我覺得那樣的辦法是不成的，因爲等到發了警報纔走，到解除警報後便可安然回家，假如未聞警報而先逃，則這一天勢必不敢放心回去。說一句笑話，最好倒希望它當真來一次警報，於是等它解除，使自己能安然回去。然而，起了那樣心理作用的人，無論怎樣總難解釋明白，也難把那種驚怯的心理消除了去；因爲心理作用在另一方面說起來，便是所謂成見，而成見則往往種得很深的。

心理作用有壞處也有好處。一個爲病人信任的醫生，他可以利用心理作用來治病，效果有時比藥物更大；我會聽到過一個醫生用檸檬露來治好許多嚴重的病症。一個執行刑法的劊子手，也可以利用心理作用來把罪犯們處死，使受刑者減

少許多肉體的痛苦。然而一個偶膺小疾的病人，他往往被一種錯誤的診斷所急死；一個受刑的罪犯，也會被那恐怖的心理所磨折，而感受到超乎肉體的苦痛與煎熬。心理作用之有利與有弊，則全視乎運用的情形而定了。

列子雖不是『心理學家』，但有一篇文章，描寫人的心理作用倒很透澈，今錄之以作本文之結尾：『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步行，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拍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這也許是大家有過的經驗。

『中國文人日記抄』序

日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在這種文體中，比較地能夠表現出作者的個性。可是中國文人向來主張『文以載道』，任何文章除了裝運道德以外，便不容許表現作者的個性，所以即使在這種祇是寫給自己看的日記之中，也往往有些做作。幸而自有日記這種文體以來，流傳下來的作品已頗不少，因而也頗多特有趣味之作。本書所選，大抵是編者認爲饒有趣味的。

日記的形式，不外乎如薛福成『出使日記』凡例所說『排日纂事』和『隨手筭記』兩種；而兩種之中，前者好像又較爲普通。如果以『排日纂事』爲日記的完備的形式，那麼中國最古而形式最完備的日記要推唐李翱的『來南錄』和宋歐陽修的『于役志』。本書選錄『于役志』全文，以示初期日記的體例；同時也將

『復堂日記』錄入，以示『隨手簡記』的形式。

至於日記的內容，除了『隨手簡記』的往往限於讀書錄以外，大率可以分成三類：一種是記述日常生活，一種是記述行程，還有一種是專記某一件事的始末。在中國歷代文人日記中，記述行程的最多，專記某一件事的也很不少，而記述日常生活反極罕見。本書所選，大概偏重於記述日常生活的日記；如『宜州家乘』、『雲山日記』、『味水軒日記』、『越縵堂日記』、『湘綺樓日記』、『密齋日記』等，都是這一類的作品。記述行程的日記本不勝枚舉，像宋張舜民的『彬行錄』，陸游的『入蜀記』，樓鑰的『北行日錄』，明馮時可『滇行紀略』，汪明際『鞏上遊記』，浦昉君『遊明聖湖日記』，清王士禛『南來志』，『北歸志』，吳騫『遊武林日記』，何紹基『歸滇日記』，洪亮吉『遣戍伊犁日記』等，在在皆是，本書祇選『于役志』，『吳船錄』，『閩遊日記』及『使德日記』等四種。至於專記某一事始末的日記，自來亦甚夥頤，但如黃翼之的單記宋徽欽二帝北虜事的

『南燼館聞』，以及朱祖文的記述周順昌被難北上事的『北行日譜』，大都是追懷往昔，黯然傷神的作品，好像是一種嚴肅的史料，並無特殊趣味，所以本書另錄『守汴日志』和『嵩洛訪碑日記』兩種。前者似乎還嫌沉悶，但是記的是明末李自成之亂，描寫當時流賊，東竄西擾，出沒靡定的情形，看看倒也頗有趣味；『嵩洛訪碑日記』，那簡直是一篇很好的考古學者的調查實錄了。

本書選錄各篇，在可能範圍中均使首尾完全，如『于役志』，『宜州家乘』，『吳船錄』，『閩遊日記』，『荷戈紀程』，『嵩洛訪碑日記』，『齋齋日記』等是。但是另外許多日記，因為篇幅過長，祇能選錄一個片段，這實在覺得沒有辦法的。所選錄的各節，本想不再加以刪節，無奈有兩篇是不能不作例外：一是『味水軒日記』，一是『復堂日記』，因為中間頗多涉及研經論史之語，在作者當時或者認為得意之筆，然而在我們看來，總嫌過於陳腐了，爰敢擅加刪節，留着論詩論文的部分錄入本書。

『地下火』譯後記

八年前着手翻譯過一個U·辛克萊的長篇『曼納薩斯』，可是祇譯出了第一部題作『晨』的，便中止了。我記得當時中止翻譯的原因，乃是沒有興趣，沒有勇氣。那個長篇，記得有二十多萬字，完全描寫美洲南北戰爭時的情形，寫得非常動人；然而正因為非常動人，於是譯了一部，祇想一口氣往下看，及至通篇看了一遍，便掩卷嘆息曰：『此誠好書也！』卻再沒有譯下去的興趣和勇氣了。所謂沒有興趣是，全篇內容早已明白，如果再讀再譯，總覺得興趣索然，彷彿有點多事；所謂沒有勇氣是，全書二十多萬字，那時祇譯出五分之一，皇皇巨著，不知再要化去我多少時候；雖然當時還沒有『搶譯』之風，不必限定什麼脫稿的時日，可是一譯經年，總覺得自己也沒有那樣持久的勇氣。此後，除了譯過若干短

篇之外，就從沒有譯過任何的長篇，所以今番把這一個十二萬字的長篇『地下火』全部譯竣，自己也有點驚異起來。這種興趣，這種勇氣，到底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我覺得在這裏不是沒有饒舌的必要。

『地下火』的德文本是由 R. F. Clark 譯成英文的，一九三六年在英美兩國同時發行，到了一九三七年春天，始運中國發售。我對於這位著過『和平實現了』和『屠殺——在德國』的作者，本已異常仰慕，看到了這部新著，當然即刻買了來。當時我會費了一星期的餘暇，約略看過一遍，覺得這部新書，確是動人的作品。曾想把它譯成中文，然而仔細考慮一下，認爲那樣驚人的暴露，恐怕當時的環境，未必准許發行；加以那時我正忙着整理『詩話』的工作，本也無暇及此，於是擱了下來。然而每當晚餐過後，靜靜地聽着無線電裏放出來的悠揚樂曲，默默地呷着茶抽着烟的時候，我仍然把『地下火』重讀着，將一種恬淡的情趣，引到遙遠的德國的紛擾和暴橫中去了。

『八·一三』的砲火，把我從故鄉趕了出來。攜妻挈子，實在有點惶惶然；倉卒西行，祇帶出了一點（真是一點！）箱籠雜物，而我個人認為最可珍貴的四大書櫥的書，無論如何無法攜帶它。在我，一切東西都甘心拋撇，這些藏書是決不願意犧牲的。然而眼看着成天有飛機在頭頂上盤旋，要把那麼多那麼笨重的書籍裝運出來，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甚至可能的事；而且即使裝運出來，也到甚麼地方去儲藏呢？這一次的抗戰，是全面的，這一次的戰術，是立體的，那麼不論何處，都有被攻襲，至少也有被轟炸的可能，想想實在沒有一個可以儲藏這些書籍的所在，於是一任自然，可笑得很的把一切都委之於從前決不相信的命運了。當我匆匆地與書室離別的時候，居然還隨手帶出了幾部預備在避亂中閱讀的書，英文的只有兩本：一本是挪威哈姆生（Knut Hamsun）的『土地之成長』，一本就是德國列普曼（Heinz Liepmann）的『地下火』。這兩本書卻一路做了我避亂生活中患難知己。

於是翻譯『地下火』的企圖又復滋長起來。當時全國雖已統一，這類譯本的出版，應該不致再會發生什麼問題，然而天下紛紛，還有什麼出版家願意繼續他們的出版事業呢？但是我當時實在閒得發慌，也不願譯本的有否去路，竟開始翻譯起來。記得那時候我正避居桐廬，除了早晚須到江邊或者山麓閒步一回外，成天閒在家裏，也就成天躲在小樓上閉戶獨坐，面壁譯書。可是沒有譯完一章，戰事消息不好，桐廬已難久居，便繞道淳安，再轉龍游搭浙贛車離浙。途中或舟或車，總以重讀『地下火』爲遣。兩岸山光水色，竹韻松濤，間或還有一陣陣隱約的砲聲，愈顯得自己的懦弱無能，而書中人物的英勇可佩了。

在南昌耽擱了一個星期，便循公路西往長沙。粟六遷徙，本已沒有繼續翻譯的興趣和勇氣；豈知卜居長沙以後，情形竟有些出乎意表的寧靜；不但寧靜，而且舊友雲集，新知頻交，簡直大有溫暖之感。於是偶然與朋友們談起，他們都鼓勵慫恿我繼續翻譯下去。然而當時正忙着爲報章雜誌寫文章，實在也無多餘晷，

所以工作的成果殊微。及至移居湘鄉，始在江邊的村屋中續成了一點。可是正擬定下心來，埋頭苦幹，卻接到廣西來電，又催我去桂林任事了。

初到廣西，不免要略事安排，所以又把譯事懸擱起來。幸而廣西省政府對於我們的待遇，特別優渥，所以無多時日，早已安定地生活下來了。在這裏，我應該特別感謝邱昌渭和張劍芝兩先生，因為他們的寵招，我們纔有機會生活於那樣秀麗的良豐西林公園去；而在那裏，我們竟得到了連自己都不敢置信的豐富的收穫。我所擔任的工作，非常省易，因而空暇的時間很多；於是我除了爲幾個雜誌寫一些零星文章外，幾乎把全部的餘暇花費在翻譯的工作上。我從工作中得到了無與倫比的興趣！所以不到四個星期，我竟全部脫稿了。當我努力翻譯的時候，簡直連我自己也覺得很驚異的。祇要有空，我就伏案疾書；尤其在深更半夜，獨自坐在一盞煤油燈旁，看着黃暈的火光，把我的顧影落在薄薄的板壁上，聽着孩子們的鼾息，在靜寂的夜空中迴蕩升沈；間或有一陣山風，穿過叢篁密樹，發出鬼

嘯似的吼聲；一脈溪水，淌過亂石澗流，奏成樂曲似的清響；或者有一陣蛙鼓，幾響促織的鳴聲，往往使我毛戴。然而無限的興趣和勇氣，驅去了我怯然的心，終於工作到一兩時左右纔睡覺。當我滅燈就寢，總覺得餘味盎然，甚至尚有餘勇可買呢！

大概『地下火』的精采的內容，也有使我『樂此不疲』的魔力。我對於法西斯蒂魔手們毒辣的陰謀，和瘋狂的屠殺，每覺髮指皆裂，憤慨異常；而對於共產黨人以及其他反法西斯蒂的同志們英勇地奮鬥，艱苦地抗爭，卻又覺得無限的欽敬。他們的秘密工作，地下印刷，交通控制，以及在間諜與反間諜的錯綜的密網下，不避鋒鏑地集議，起事和鬥爭，在在皆使我感動得流淚。好幾次我會擱起了筆，矚視着憧憧的燈光，呆坐着，冥想，大半天浸沈在那樣的遐思中，直到熱淚濕透我雙眼，黃暈的燈光溶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我纔抖擻着驚醒過來。爲什麼呢，那些寧願把家庭甚至把生命都犧牲的人？爲什麼呢，那些寧願給逮捕給屠殺的志

士？耳朵裏雖然聽不到前線的槍砲聲，然而我知道在這個時候，正有千萬的同胞，在我們廣漠的國土上，犧牲了家庭，甚至犧牲了生命，也在英勇地奮鬥，艱苦地抗爭；而且同樣正在打擊着一個法西斯蒂的魔手。而我，卻怯懦地躲在山明水秀的公園中，幾乎是度着隱士似的生活。跟他們比較起來，真是太怯懦，太渺小了。於是我感到慚慙，感到惶悚，於是我重復埋頭疾書，希望我自己在這一方面稍稍有一些成就。然而此刻看着這一部業已脫稿甚至業已排竣的書，又懷疑我自己到底有沒有盡了那份責任了。

謝謝許多鼓勵我的朋友；因為他們的鼓勵，我纔有譯完的勇氣。對於讀者，我應該要求他們的寬恕和教正，假如在譯文中，難免有什麼不妥甚至錯誤的地方。

宇宙風月書目錄

周黎庵主編

傳記集(三角五分)

回憶魯迅及其他

郁達夫等著

小說集(實價一元二角)

全家村

老向著

雜感集(實價四角)

姑妄言之

何容等著

書夢集

散文集
畢樹棠著
實價一元

吳鈞集

雜文集
周黎庵著
實價一元

羅洪著 流浪的一年 散文集 實價一元

宇宙風社月書第七冊

百 花 洲 畔

所 有
版 權

中華民國廿九年七月初版

每冊實價國幣一元

外埠酌加郵匯費

主編者 周 黎 庵

著 者 朱 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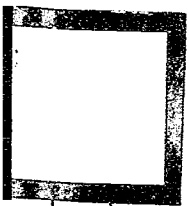
發行人 陶 亢 德

發行所 宇 宙 風 社

上海福煦路六八七弄三十號
桂林桂西路二十四號
香港擺花街三十三號三樓

4

S. 2
27/10



元